



著生懺天

淇宮闈秘史

行印局書還時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4810B

自序

余著洪憲宮闈祕史。殺青之日。明華書局主人。敦促余製一序文。弁諸編首。嗟乎。余著是書之原因之宗旨。已詳載於總論與結論中矣。無待重複曉曉爲者。卽言之。亦不外此數義而已。夫吾書之作。固根據於姑蘇某女士所述。不同他本之響壁虛造。想當然耳之談。此其義。吾已詳晰言之。無煩再贅。第書中猶有特殊之點數。則不得不再爲閱吾書者諸君告焉。一於政治上。無絲毫牽涉也。是書爲純粹的專指洪憲宮闈而作。決無政治上臭味。滲雜其中。卽間有於宮闈祕史上有關係者。亦絕對不闖入書中。二記錄上不稍涉穢褻也。讀者驟覩宮闈祕史四字。鮮有不謂吾書中必有無數溫香軟玉文字。其實吾之所謂祕史要。乃舉外間不經見不常聞之事實而言。若稍有不慎。是大類坊間誨淫之作。僕不才。不敢蹈是弊。以貽世人詬病。有此二者。余

洪憲宮闈祕史 自序

可以告無罪於閱者矣。是爲序。

民國七年七月江都天懋生謹識於滬上寄廬

洪憲宮闈秘史序一

異哉中華民國國史上。乃有洪憲年號。自經飄搖論者。遂謂共和命脈絕而復續。八十餘日之帝國。當在歷史上占一位置。嗚呼。其豈然哉。王莽盜漢史。不易朝武曌篡唐史。無正朔。項城之建元。稱帝何事耶。兒戲也。兒戲之事。甯能遂謂共和絕而復續乎。夫我國國情。共和君憲。孰爲適宜。此政治問題。吾無論焉。卽就洪憲言之。遠揆前代。旁攷異邦。凡創業之君上。之尙德。其次尙力。尙德者。其民悅服。尙力者。其民不敢不服。雖王霸之道。各有不同。而要皆可以得天下也。若項城之僞造。民意挾其金錢。能萬之力。推戴書勤進表等。千篇累牘。求無不獲。藉此紙上空談。以爲創業利器。此誠中外未有之奇聞。卽不謂之兒戲。亦不可得也。吾讀天懺先生所著洪憲宮闈秘史。知其所紀事實。悉屬項城之兒戲。行爲所謂帝制者。不過如是云爾。夫正史不能爲洪

憲獨標一朝固也若稗官家言則不然惟其事類兒戲趣乃無窮則洪憲宮闈祕史其咀嚼有味當出他種稗史之上吾友天懺先生久學問文章夙所欽佩何敢以虛浮諛辭重辱友誼今廣其意言之藉以弁之簡端

戊午夏五毘陵李定夷撰

洪憲宮闈秘史序二

沁香閣主人曰。天憺生。余舊雨也。當束髮受書時。余卽識之。得暇輒互相過。從青燈風雨。促膝傾談。爲狀至樂。顧皆爲文字上之磋磨。至文字以外之事。則絕口不道。及一字蓋天憺生。少於余三歲。恆以兄視余。余亦以第視之也。此長。余以飢來驅。我就館漢臬。及與君闊別者數年。君與余通警欵者。僅憑一紙音書而已。余在漢上。課餘之暇。輒製稿件。售諸各報。登載因之。稍得浮名。一日。君貽書於余曰。僕與子雖天各一方。而時時與子聚首於一室。余不解其意指。亟馳函詢之。始悉君所謂聚首於一室者。蓋指每日閱報章見余著作而言也。無何。余倦游歸里。執鞭於吾邑教育界。而君適橐筆外出。由漢而津。而滬。頻年罕與余面。其闊別亦如君之當日與余狀然。余雖不克與君把晤。每於報章及書籍中。時時得讀君之著作。殆亦如君所謂雖天各一方。

而猶獲聚首於一室者非耶。君曩著袁世凱軼事及續錄與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談諸書余曾一一讀之詫爲何以至再至三而能撫拾如許之材料而取之用之不竭一至於此者而不圖今茲又有所謂洪憲宮闈祕史鉅製出版也。夫是書洋洋灑灑約十餘萬言其事實與前書無一相同其資料則較前書而尤至多且夥。余於此益服君之心血定當勝人幾件矣。至是書之內容良好與否閱者諸君自有公論交情如吾兩人烏能泛填無謂之諛詞以媚我良友也。今天懺生殉明華書局主人之請索序於余用誌數語以弁簡端。

民國七年新七巧日江都沁香閣主人李涵秋序

洪憲宮闈祕史目錄

李定夷序

李涵秋序

天懺生序

第一集

第一編 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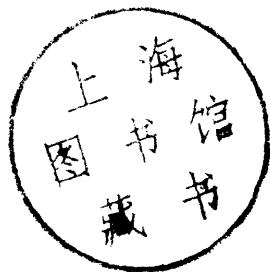
第二編 洪憲后及諸妃之歷史

第一節 小白菜過合之軼聞

第二節 高麗姨太太與小白菜爭長之趣聞

第三節 美人試馬肇奇禍

第四節 何妃艷事



第五節 乾兒購妾贈假父

第六節 紅紅斷頸刀頭

第七節 洪述祖持妹爲粵援

第八節 侍婢爲姬妾

第九節 居喪納妾

第十節 桂兒與貴兒

第十一節 南極星旁兩小星

第十二節 犧牲人命爲紅顏

第十三節 女校書爲女祕書之趣談

第十四節 阿香軼事

第十五節 翠媛與洪姨之關係

第十六節 侯補姬妾之異聞

第二集

第三節 洪憲太子與公主及皇孫皇女等之歷史 皇媳駙與馬附

第一節 大阿哥軼事十則

第二節 皇二子之歷史及其疎狂態度

第三節 袁諸子之歷史及其行狀

第四節 洪憲公主韻事及艷史

第四編 改元前之宮闈祕史

第一節 闈中籌備帝制瑣談

第二節 豹房軼聞

第三節 勅封嬪妃之趣談

第四節 內監與女官及諸妃爭執之交涉

第五節 陸建章絕世奇聞之奏摺

第三集

第五編 改元後之宮闈祕史

第一節 家庭朝賀之怪劇

第二節 太子典學問題與改良教育之諭旨

第三節 家庭大鬧革命兩則

第四節 請辦貢貨之動議與解決

第五節 皇帝總統之雙料頭銜

第六節 電話中之穢褻祕史

第七節 手訂祖訓四大綱及寵妃之奢侈

第八節 御乾兒之笑史四則

第九節 侍從女官之軼聞六則

第十節 瑣時拾聞

第六節 帝制取消後之宮闈祕史

第一節 新華宮中之妖異

第二節 諸妃詛咒蔡將軍之軼聞

第三節 袁太子勸止取消帝制書

第四節 一片嬌喉啼泣聲

第五節 周媽大鬧新華宮

第六節 爲呼陛下餐白刃

第七節 請願書勸進表之珍藏

第八節 四皇子之風流艷史

第九節 諸妃竊取冕服上之珠鑽

第十節 陳將軍之夫與洪妃

第四節

第七節 袁帝升遐後之宮闈祕史 染疾及彌留時附

第一節 政疾之原因及諸妃子女侍疾之軼聞

第二節 彌留時之瑣談種種

第三節 高麗姨太殉袁皇帝始末記

第四節 大典籌備處改設治喪所

第五節 諸妃爭執服制之怪現狀

第六節 死後祈福形形色色之軼談

第七節 分產活劇

第八節 出喪聲中之軼事種種

第九節 諸妃風流雲散之瑣談種種

第八編 結論

洪憲宮闈祕史上集

江都天懺生著

第一篇 總論

天懺生曰。余曩者著袁世凱軼事。與袁世凱軼事續錄。及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談諸書。其稿件悉歸某某書局。付諸棗梨。發行以來。無不人手一篇。先睹爲快。其銷行之廣。爲近頃肆中出版諸書所未有。非余之文字有此偉大魔力。足以博閱者歡迎也。良以袁氏爲人。爲二十世紀支那之第一怪傑。其生平行事。及一舉一動。無不與世界上有莫大之關係。矧益以身爲民國元首。而後忽萌帝制自爲之野心。故世人對於袁氏一生事實。罔不欲盡悉其底蘊。尤喜津津道之。以供談助之好。資料爾時。余之書乘時而出。且篇中關於袁氏之遺聞軼事。及一切有趣味。諸端載之。綦詳。以故能得大多數之許可。職是故也。然世之論事者。回溯袁氏縱橫天下四十餘年。其始由末秩（袁

之官階、始於直隸候補同知、而洊升軍機、其繼由元首而妄思稱帝、總彼一生之歷史、實無在不用其詭譎詐虞而權術與手段適足以濟其惡、洵可稱近今世界上唯一無二之魔王而允無愧色、故其萌帝制思也、輒悍然爲之、而弗疑人第知彼稱帝一事惑於六君子十三太保之請願也、迫於各將軍巡按使暨一般妄思攀龍附鳳之卑鄙齷齪無恥儕輩之勸進也、其實若輩仍居於被動地步而猶非真正之主動人也、真正主動者爲誰、曰、卽袁氏之妻妾子女是也、顧或者疑吾之是言毫無佐證、以袁氏雄才大略實有駕馭世界牢籠宇宙之能力、彼果欲帝制自爲、直竟爲之、亦奚不可、胡必待婦人女子之聳恿而始覬覦九五之位哉、嗟乎、豈知世界上惟婦人女子之魔力既偉、且大、吾見古來有拔山蓋世之英雄、平時暗鳴咤叱風雲、變色川嶽、崩頽而迹其生平、隱事往往拜倒石榴裙下、潛伏爪牙而受婦人女子之鞭策、而指揮之、比比皆是、矧袁氏之妻妾子女、餌以玉食、萬方之言、歆以子孫

萬世之業。烏有不就。其範圍者。平心而論。袁氏素有不軌之謀。其妻妾子女。又日以是語及是事。噪聒之不啻爲之導火線耳。此就勢理上言之也。若夫事實。上則固有確當不移之佐證在焉。姑蘇某女士者。不柳進士也。與袁氏夙有葭莩。誼幼時卽失怙恃。且無叔伯兄弟。行乃依牛太夫人以居。牛太夫人乃袁之母。牛太夫人善視之。親愛逾於所出。袁氏固巨族。宅中設有女塾。牛乃使女士就讀。女賦性聰穎。凡所學。輒有進步。數年卽成女通儒矣。旣長。牛太夫人欲爲之擇配。女士自視過高。自以爲世界男子無可偶己者。因以此意白之牛太夫人。亦不之強也。時袁族中女公子綦多。牛太夫人乃使女士教之。讀由是歲以爲常。迨袁氏爲民國元首時。女髮蒼蒼而視茫茫矣。猶執教鞭。勿輟也。及袁歿。女士始告辭歸里。以故袁氏歷史。彼知之最詳。而袁之家庭間事蹟。彼尤夙稔。女士返蘇後。獨居無俚。恆與其戚鄰某君話。袁氏稱帝始末。津津不倦。而其妻妾子女輩於袁氏稱帝時種種之驕奢淫。

佚狀態尤能手摩而口仿之斯爲詳人所略大似白頭宮人談天寶遺事也。女士之戚邨某與余有班荆誼去歲來滬遇余於逆旅十年舊雨異地相逢其樂無藝因互詢近况已更蹤談時勢以爲樂某乃舉女士所述以告余余好奇之心頓生乃要某君畢其詞某君欣然允諾於是窮數日時間以竟所言幸余之記憶力尙強遂泚筆誌之成一巨製此洪憲宮闈秘史一書所由作也全書分八編都十餘萬言雖不敢自詡爲信史要亦茶餘酒後之一良好消遣品也。

第二篇 洪憲后及諸妃之歷史

第一節 小白菜遇合之軼聞

項城幼時曾隨其父袁保慶寄迹金陵其種種遺聞軼事已詳載余前著袁世凱軼事中茲不復再贅未幾保慶卒於江南鹽巡道任所項城乃偕其從兄世廉世敦扶柩回籍守制（按保慶無子以世凱爲嗣）迨服闋後遂取

于氏爲室于亦里中望族素與項城之生父保中相友善因其女妻之也于夫人雖爲大家女姿首平常賦性尤蠢蠢結褵後殊不能博項城之歡心以故闈房間恆有勃谿之事發生蓋袁之眼光夙睥睨一切茲得既陋而笨之婦宜其弗當已意職是故耳項城既與于氏伉儷不階於是屢背其婦潛在外間有惹草拈花之舉動久之乃與小白菜給嚙臂盟小白菜者邑中業豆腐黃甲之女也雖小家碧玉美丰姿而膚色尤皙白妍麗里人有玉人之稱故錫以小白茶徽號更有好事者編爲諺語曰『白豆腐燒小白菜人人見了心中愛』可想見彼女之顏色絕倫矣項城居處與小白菜家衡宇相望一日偶與二三友朋擬至郊外作踏青遊甫出門卽見彼女危坐門檻內掬水浣衣雖蓬首粗服卒弗能掩其蓋代容光袁一見宛然遇五百年前風流孽冤因佇立凝睇不忍遽去嗣恐友人戲侮不得已乃偕之惘惘行蓋袁亦夙耳女之豔名特未留意故不克覩其廬山真面目今茲無心相值故不

覺驚魂欲墮也。時友人某甲（或云卽徐東海）矚表氏注視彼女出神。亟以言餌之曰：娟娟此豸較君家牀頭人何如？君果愛彼，蓋設法致之。原是女至今猶待字閨中也。袁笑而頷之。歸齋冥想，夜不成寐。乃思得一策。明日遣僕人召黃某至，僞言每日清晨須食豆漿一碗，或使人送之來，或自往食之。黃某知袁爲故家子，今承下顧，敢不奉命。唯謹。遂諾之。袁更畀以數千錢。黃喜而歸。由是袁每晨必詣黃處，以食漿爲名，籍親麗人薈澤。且時以金錢餽女。母欲介以與女接洽，母若逆知其意旨者，亦不之禁。積久，遂得與女通。旣又慮此一塊禁巒，終必爲他人染指，因向女母商擬購之。充下陳。母知袁醉心已，女視爲奇貨，故昂其值，索千金。袁婉言懇減其價，且曰：設余異日有尺寸之進者，汝家老夫婦半生吃着爲我，是賴苟渝，是言非夫也。女母爲所感，始允讓半值。議已成矣。袁亟多方羅掘，僅得三百金，不足則竊其夫人于氏之衣飾典鬻之，以符其數。蓋袁於幼時不事正業，素爲家人所不齒。所有財

政權從不假諸其手。以故經濟界上非常困難。矧納小白菜爲妾一事。又非正當之行。爲籌劃巨款。未便向其父母發吻。卽言之亦絕對不生効力。故不得已。出此胠篋之下策也。事爲于夫人偵知。怒不可遏。亟陳之翁姑前。要其爲梗。保中夫婦向不以袁爲肆。今聞擅自納寵。召之至面數其罪。勒令其速與小白菜翻悔。前議否則。立即斥逐。將不承認其爲袁氏子孫。袁格於衆議。且實逼處此。乃與小白菜商謂姑緩其事。俟諸他日。行必克踐舊約。小白菜勉從。袁請袁以于夫人破壞已事。啣之刺骨。屢籍他故。向于氏尋衅。以致夫婦反目。袁矢于于曰。汝今敢於輕視吾者。以吾不能揚眉吐氣之故耳。今若此。吾將他去。以博取一切富貴。若貴矧袁氏不乏門生故舊。其据要津。握重權者。亦實繁有徒。吾苟稍稍自貶節介。依若輩彩鳳翼下。當弗難獲一枝。寄託異日。歸來將以五花官誥。餉汝不爾者。誓不與汝再見。於是請於堂上。欲往江南報效某巨公堂上。可其請爲之。治行裝匆匆。就道于夫人尙有惜別態。

袁不顧而去。啓行之前一日，袁潛詣小白菜，居告以明日首途。小白菜驟聆是語，牽衣嗚咽曰：「君將從此棄置妾而弗顧都妾此身，將誰屬者？」袁亟出，懇摯之，語慰之曰：「卿胡戚戚爲余之此行？蓋爲異日出人頭地之計耳。苟有憑籍，行有佳消息，報汝汝試記取。迨吾置身青雲之日，卽謀金屋貯汝之時，與卿把晤會當不遠。此際何惜暫別也？」小白菜仍恐其誑，已因不之信。袁指天誓曰：「以明心迹，無他。」小白菜始稍熨眉皺。是夕留與共宿，破曉袁別小白菜而伯勞東去矣。由此滯迹南方荏苒數載，而所如輒阻鬱鬱不得志，偶一返里省親，弗與于夫人晤，悉寄宿小白菜所，蓋堅守弗發迹，不與于氏相見之前語也。無何，袁因某鉅宦之介紹，欲投吳長慶，磨下苦無資，斧於小白菜前，微露其旨。小白菜乃摒擋所有，悉以畀袁，弗足，又稱貸以益之。籍壯行色，袁得金撫小白菜之背，長嘆曰：「卿，吾之女鮑叔也。苟有發迹，日誓不相忘，遂剋期成行。」旣報吳將軍，吳因故人之文孫（吳將軍曾隸袁之叔祖甲三部下），

優禮有加。更予以重任。袁固機警。百出者。凡所指施。悉稱吳旨。遂遊激賞。無何。吳將軍奉旨駐紮朝鮮。袁亦隨節往。不數年。袁竟代吳職。而此青年之仕官。乃得雄飛於三韓島周矣。袁輒夷然自喜。曰：「今而後。吾有以對我小白菜矣。」派其幹僕三五輩。賞金帛。詣項城。接取小白菜。至高麗。偕已共居。而于夫。人不與焉。于忿甚。曾貽書謂其寵妾滅妻。責讓備至。袁亦不之報也。及袁爲直隸按察使時。于夫人始至任所云。

第二節 高麗姨太太與小白菜爭長之趣聞

當小白菜未至朝鮮時。項城則又有一段風流艷史在焉。先是袁偕吳將軍駐兵高麗。以參贊資格而兼外交上之職務。蓋袁彼時年齡雖稚。具有敏捷活潑的手腕。凡所設施。吳必與袁商榷。而籌劃之。其建議確有遠到之眼光。與夫深遠之識見。故吳將軍倚之如左右手。會大院君與閔妃爲爭政權事。釀成慘殺之怪劇。發生袁曾爲閔妃劃謀。決第卒得最後之勝利。以故閔妃

極契慕袁之爲人。乃挾韓王李泳召袁入宮。商量善後良策。所對輒中肯綮。韓王大喜。過望。聘袁爲練兵大使。徵集三韓程度。較優子弟。朝夕訓練。不數月。果有成效。李泳命其軍曰義勇團。使袁統率之。爲保衛已之勁旅。不甯惟是。凡國中一切大小事宜。悉付袁取決。袁苟不表贊同。韓王決不施行也。一日。袁正與李泳討論國是。時忽宮監傳閔妃命召袁入後宮。提議重要軍情。袁入見閔妃。與已優禮有加。更賜以讌饌。時席間別無他客。列坐者惟袁與閔妃兩人。外此則三數輩內監在側。以供驅使而已。袁似有不安意。酒甫數巡。欲興辭而出。閔妃急召之。謂有要事面述。因屏退侍從。出其和易之語。謂袁曰。君少安毋躁。余今以盛饌享君者。非重君之職位。實佩君之才幹耳。故不惜降王妃之尊。而與外臣杯酒談心。君苟拒絕。殊辜負余心矣。言次。凝睇視袁。若含有無量愛慕。狀袁聆其語。遂心領而神會焉。初。閔妃素以豔名播於世。咸稱爲世界第一美人。袁至朝鮮。曾於綠野山莊（按此地。在漢城外。

爲朝鮮國王及其妃離宮，獲瞻其顏色，詫爲得未曾有。今茲與此絕世麗
姝，促膝傾談，未免有情。誰能遺此其始，猶未敢妄冀非分之想。及相處既久，
則得意忘形，舉動在所難免。矧袁正屆青年，離鄉背井，爲日已多。錦衾角枕，
不耐孤單。對此能不爲之心動乎？閔妃與袁旣結祕密感情，無日不籍故召
袁入宮，以圖會晤。繼恐爲李泳及宮監覷破真相，於是互相磋商，得一策。
閔妃乃說於李泳曰：袁大使在韓未挈眷屬俱來，雖服勞給役，不乏臧護。輩
終有未克體會入微者，莫如以吾母氏養女碧蟬，彼爲筵室小妮子，善解
人意，必事彼盡職。李泳固唯閔妃之言是聽者，頗聽其說，且使妃執褰彥焉。
妃喜其計，售欣然往母家，與碧蟬商稱袁爲英姿颯爽之少年，設舍彼不適
後，此無人可儷矣。碧蟬爲閔氏寄養女，姿首亦佳，惟稍遜於妃。雖巾幗而雅
有鬚眉之氣，常謂已不幸爲女子身，又爲閔氏假女，誠世界上第一可憐人。
其最後希望將來必得天下英雄，始可委身而事，否則甯以丫角終老。茲聞

閔妃爲已作伐。首先詞曰：姊所謂袁某其人者，曾娶否乎？妃詭詞答之曰：未。碧蟬曰：如姊言，彼人旣負有才識，且膺清政府重寄，來駐是邦，烏有年近三十而仍爲鰥魚之理乎？竊恐姊受彼給耳。果爾，妹不願覲顏作黨將軍帳下羔酒侍兒也。妃力辯其無，更自矢以堅其信。碧蟬始首肯。袁納碧蟬之夕，鋪張揚厲，踵事增華，奩具豐美，埒於王侯。蓋欲祛碧蟬之疑團，不得不如此也。自碧蟬下嫁袁氏，後閔以姊娣名義，屢至袁寓，與碧蟬把晤。實則醉翁之意不在酒，假是舉與袁幽會，庶可得蓋藏無迹。其計可謂狡矣。久之，碧蟬盡悉其中底蘊，陰憾受閔妃之給，而以己身爲其傀儡。遂向袁嚴詞詰質。袁知弗能隱逕，以實告碧蟬。泣曰：妾爲妃所賣矣。願妾旣事君，此身已爲君所有。雖抱衾與裯，安敢怨讟哉？君與吾姊狎在理，妾未便與聞其事。然爲君生命與名譽計，妾不得不略進忠告也。袁聆是鄭重之語，心頗哈愕。曰：子試言之。果有正當理由，余無不降心相從。碧蟬曰：吾姊何人，乃三韓國母也。君駐節是

邦雖曰上國。天使然論其位次。終居外臣之列。而顧能唯所欲爲乎。夫吾韓王柔懦性成。耳目所及。弗能逾五步以外。微論其不知是。曖昧事也。縱使知之。彼亦惟吞聲飲恨。甘以此一領綠頭巾。加諸額顛之上。已耳。然妾遍觀李氏族。鄙中不乏激烈份子。謂果偵知祕密。安知不出慘厲手段。以對待君兩人乎。矧三韓自政變之從。吾姊專橫已達極點。盡寒諸李之心。若輩方且昕夕伺吾姊之隙。以爲起而推翻計。茲值此中籌貽羞。適足據爲口實。妾慮君及吾姊之禍。迫在眉睫。君顧不之覺耶。夫吾姊不過一婦人耳。即使身權不測。巨禍於三韓原無足重輕。所患者。君抱不世之才。且受清廷重任。而亦陷於危險。妾爲君計。亦殊不值脫令諸李畏君威。而憚吾姊之勢。不敢遽爾發難。而飛短流長。烏能禁人之嘖。有煩言他日。設爲中政府所知。君之名位不克永保。無論矣。而名譽上之污點。適足爲君前途上之障礙。恐終身無噉飯處矣。袁味其言。具有至理。曰。然則將何以垂其後乎。子盍爲我代籌之。碧蟬。

沈思良久弗能置答袁再四詰之碧蟬徐徐曰茲事頗難措置得當袁曰何說碧蟬曰君欲免禍莫如竟與吾姊絕然彼在吾國中實佔有一部份勢力君今駐兵三韓仰彼鼻息者所在多有設與之脫離關係彼必銜君甚將來於中韓兩國交際上萬一彼暗掣君肘君烏能措置裕如乎爲今之計君惟有迎夫人至韓之一策彼見于夫人與君同處勢將蹤跡寢疎縱偶爾來此視妾又安能彰明較著留連不去強君敘舊好哉大抵男女愛情愈親則愈近愈遠則愈疎勢也亦理也君苟聽吾言者則請如吾約否則余不能爲力矣袁曰姑如子言辦理設吾婦至將置汝於何地耶茲事吾殊不忍碧蟬卽作簡單之語曰余已爲君媵妾願屈服於大婦範圍之下妾雖女流頗知大義斷不致嫡庶之間時起齟齬累君調停於兩者之間君正不必鯁鯁過慮也袁戲謂之曰吾婦性極奇妒脫見子竟施以野蠻手段子能忍之乎碧蟬悽然曰妾惟逆來而順受之君婦人脫再不我容妾卽願終其身爲劉安雞

犬斯可矣。假而曰：「猜語。」梟聲曰：「鳥數至，妾受此奇辱，不怨君。夫人待我不情，而自傷式命，不猶已耳。」語至此，潛然淚下。袁卽逕前執其手曰：「子代吾割策，可謂慮周。」藻密吾當，惟子言是聽。碧蟬乃收涕致謝。明日，促袁遣僕返里，迎取于夫人來。韓袁思于氏性情與已素不浹洽，不如逕使小白菜（詳見前節）至此，以踐前約。且小白菜賦性和靄，將來可免與碧蟬發生衝突。因毅然囑僕秘密從事。僕諾而就道。比小白菜至，袁親詣海輪迎迓，告以已納碧蟬事，更要其以于氏自居。小白菜聞是語，不覺醋海波興，怒而喏曰：「我不慣爲此也。夫君旣愛情專注於彼人，何必迎我來。今君已有專房寵我，不如歸去。若曰：使我僞爲家室而欺彼，我實無此福。」命言已，欲行。袁百計慰籍小白菜，始免。如所請，因相與偕歸。碧蟬以大婦待之，執禮甚恭。小白菜竟悍然直由窺其真相。及久，察言觀色，決其確非于夫人，乃出重金賂袁之侍從，始得其實。亟與袁大開談判。袁始猶力辯其非，是碧蟬忽沈毅其面色曰：「君固妾。」

所仰望而終身者也。渠來或有不得已之苦衷，君不妨明以告我，妾無不曲爲相諒。今若此，胡欺我之甚耶？夫茲事本極微細，君卽給我原無何項關係。設他日有重大事體發生，君亦循其故智，妾何以自解耶？揣君意旨，似不以妾爲所親果爾，妾又何必覲顏在君側哉？請從此逝。於是低首嚶嚶，啜泣。袁見其嬌態柔聲，不覺愛憐倍至，且知不能再諱，迺舉小白菜、歷史及與己之遇合前事以告。碧蟬曰：然則妾與彼人共處，君將若何位置之？乞君指示。方針。袁曰：茲事極易解決，汝兩人平等焉可也。碧蟬鬚然曰：否否，君言殊未合理。袁不悅，或僂曰：汝儕同爲吾之姬人，有何階級之可言？子意然則欲效春秋時滕侯、薛侯爭長故事乎？碧蟬曰：君言是也。妾以爲次序與名分不可不定。袁曰：定名分卽以次序先後爲例乎？碧蟬曰：然。袁曰：若言次序實彼先而子後，彼人髮髻垂垂，時卽薦乃公枕席，邇來已十年於茲矣。子歸我甫及兩載耳。若曰正名定分焉，子當居第三人之列。碧蟬笑曰：君所言不爲無理。然

而其中正自有辨請與君研究討論之夫彼人與君感情雖云非一朝一夕之故然香巢金屋何以蟄居母義則君夫人尙未正式承認概可想見論名義彼不過爲君之妍婦已耳今茲來韓乃正式就媵妾之位之始子謂彼能後來居上耶妾與韓王李泳忝屬椒房戚誼以門第論雖不能適天潢貴胄然於富家巨族中擇一良好子弟爲百年伉儷當如操左券何期閔妃賣我忍心使零丁弱娣充君家下陳之選妾已自傷命薄無可告語矣君今仍欲使妍婦加諸妾上乎妾弗甘也且君與妾自議婚以迄結褵皆言未娶不圖使君固自有婦致妾以敵體之尊降爲君家一姬人命也如此夫復何言設使妾性情倔強也者則當根據前言與君及吾姊爭執或提起訴訟或下堂求去君亦弗能責妾非正當之行動然妾已安之若素君乃使妍婦學作夫人以給我君何以對妾乎果使君夫人來此妾自雇執侍妾之禮若曰彼人當北面而事我敢與我爭長乎妾死可也不甘應命袁以其所言理由充足

竟無辭與之辯難。因肆其說。乃向小白菜。婉商小白菜。不可謂臥榻之旁。容他人鼾睡。已屬逾格。讓步脫思。喧賓奪主。拚舍此生命。誓不承認。袁再四懇商。又方始允許。通融辦理。位次居於並立。其事始寢。而一般僕從。咸呼小白菜爲中國姨。太呼碧蟬爲高麗姨。太衣服飾物。無分軒輊。至信宿之期。兩人月得其半。絲是閔妃亦弗時相過。從卽偶爾枉顧。亦旋來旋往。嗣知袁迎取小白菜。至韓係出於碧蟬之主動。欲藉以抵制已者。因悲恨交集。乃交驩小白菜。合力謀推翻碧蟬。爲報復之計。厥後高麗姨太失寵。實出於二人浸潤之譖云。

第三節 美人試馬肇奇禍

高麗姨太顏色既絕等倫。而技藝亦冠儕輩。當寄養閔氏時。於練習女紅。針黹及書籍。而外尤喜技擊之術。每屆閒暇。無事輒控怒馬。挾二三僕從。馳驅於漢城郊外。獵野獸。歸以供其假母。旨甘之養。假母亦喜其憨嬉。跳擲而亦

弗之禁也。如是者，習以爲常。及歸袁項城，後仍不改其故態。袁氏對於碧蟬，幸此絕世美人，難得而年獲也。方且欲設百計以媚之。彼旣樂此，於是投其所好，擇所部之良騎，飾以錦韉，予之藉壯觀瞻。每當風和日麗之際，碧蟬則策花驄遊行街市，或絕塵奔駛，行人皆辟易。袁氏亦有時輿高彩烈，偕高麗姨太往仁川，興獵所經過之地，咸有數百健兒爲前導。市中男婦老孺，咸駐足圍觀，見無數貔貅中，忽張娘子軍一幟，羣詫爲怪事。然以袁之在三韓，勢燄炙手可熱，（當時有二王之徽號）又知此穩坐桃花馬背者，爲當今國王之妻，娣疇敢出以蜚議，亦惟竊竊焉。腹非之而已。會國中屆祀箕子之辰，（按朝鮮本箕子封地，相傳三月二十八日，爲箕子薨逝之期，故國中每屆是日，無論何人，必詣箕子廟，虔誠致祭，蓋一則數典不忘其祖，一則以示崇德報功之意也。故沿至今茲，卒不改其例。）是日自國王以下，咸蒞其廟，與祀肩摩，轂擊道途，爲之梗塞，而足趾相接，幾無蟻行之隙。袁豪興大作，率中

國姨太及高麗姨太乘馬往廟中游覽且攜衛士八人爲前驅時士女如潮未便馳騁衛士以槍枝擊人叱使退讓遊人識爲上國天兵不敢與較亟避立道旁宛如肉屏袁偕其兩寵姬按戀緩行適有小兒燃放花爆以爲樂火星迸裂劈拍有聲致高麗姨太之坐下馬驚而奔竄傷人無算衛士踵追之馬逸不能亡所幸高麗姨太夙精控御之術奮力挈韁勒之馬始止然經此恐嚇亟中道折回所謂乘興而來敗興而返是也事後調查聞被踹而斷送生命者四人受傷而待醫治者十餘人時都人士嘖有煩言袁竟置若罔聞反遷怒於燃放花爆小兒之父母嚴令有司逮捕治以不善約束子弟之咎然自此袁亦不復與其愛姬漫游矣

第四節 何妃艷事

項袁之第三妃爲何氏有謂其曾隸籍勾闌者有謂其出身係小家碧玉者二說不知孰是要之皆爲袁氏挾以私逃者也然以吾人眼光與心理上揣

度當決定。何妃爲小家碧玉，無疑何則？當袁氏與何妃遇合時，正屈自朝鮮罷歸賦閒之日。彼時袁之境况適墮窘鄉，溷迹天津圖謀機遇。荏苒年餘，大有蘇季子金盡裘敝之狀。烏有餘資而向平康中選聲徵色哉？蓋袁之生性最喜揮霍億萬金錢，到手輒罄。駐節朝鮮所得亦頗不貲，第敲剝而來泥沙而去。以故一日罷職，則又依然故我。縱稍有所蓄，然作津門寓公爲日不少。一切度支悉予取而予求之。又安得歷久不竭？卽有時與二三知己寄迹花叢逢場作樂，而彼其之子曾無鮮衣怒馬以壯觀瞻，更乏珠玉珍寶以饜所欲。况近頃姊妹花羣重金錢而輕愛情，世安有梁紅玉其人？獨具隻眼識英雄於貧困之際，而甘於委身相事哉？吾謂袁氏第三妾何氏，決非北里人物也。然其遇合及私奔之事實，則固豔膩而有趣味。吾今泚筆記之，想亦爲閱者諸君所樂聞乎？先是袁氏在高麗因觸某當道之忌（茲事始末已詳載余前著之袁世凱軼事中矣，茲不復贅敘）解職歸國，以候補員資格在

直隸聽鼓爾時直督李合肥因惑於先入之言誓不予以差遣委用袁羈滯天津侘傺無聊窘迫不可言喻所幸有舊雨王英楷賡續傾助尙未以奇窘之真相示人王英楷蓋奉天之富家兒亦直隸之候補道員也與袁誼屬同寅且具知人卓識一見袁卽傾心締交其賞識能在牝馬驪黃之外者故袁恃之爲外府久之負王值盛巨王雖未執券追呼而在袁氏一方面卽有不時之需亦赧顏向王再事稱貸乃面要藩司周馥爲己介紹但得一枝寄託有噉飯地於願斯足周頷之而一時無相當位置因遲遲未有以報命袁促之急周不得已邀袁權下榻於其署中以待時機且月給墨銀四十員以資用度袁欣然承諾及居周署自斲至夕無所事事又不耐閒散常向市中小步藉抒悶損一日適遇同里鄉人某因假酒肆小飲互道近况鄉人自言去歲東津門設一小市塵於某處邇來營業頗有盈餘並邀袁暇時過從聊敘班荆誼袁諾而婦自是數至某肆除絮談外輒作葉子戲消遣日以爲常某

之肆側。有何甲者。蘇產也。因與某比鄰而居。遂相稔。且藉以與袁接洽。何素有劉盤龍之癖者。悉袁善手談。因邀至其家。共博何室中無多人。惟其婦及女。女名阿桂。尤物也。袁一見心輒好之。於是每日藉賭爲介。不蒞某而蒞何矣。何乘間於某前詢及袁之閱閱。始知其曾爲駐節高麗之大使。不無稍存勢利之見。乃與袁加意密邇。袁本挾有絕大之希望而來。正合心意。遂無日不造何氏之廬。有時杯酒縱談。其樂無藝。當酒酣耳熱之餘。袁輒話當年在朝鮮往事。津津不倦。至得意處。則舖張而粉飾之。聳人聽聞。而何之婦女以爲此數見之嘉客。亦弗引以避嫌。咸出而親聆。偉論噴噴。稱羨不止。何女則尤傾心注意焉。蓋女旣睹袁氏丰采。又聞其經過事蹟。知彼決非池中物。他日必有雄飛宇宙之一日也。由此每屆袁至。出入亦不迴避。甚或間與袁語。相親相近。漸致形迹不拘。積久遂入港焉。其父雖知之。然以旣蒙貴人青眼。小妮子幸福不淺。彼人脫一朝發迹。則老夫婦半生衣食資胥。惟彼是賴。袁

是以得唯所欲爲也。初何甲向經商於津門，近因營業不甚發達，致資本虧折殆盡，乃輟業賃屋以居。雖一家數口，日用不支，因藉賭爲生計，冀博得頭資聊以餬口。今其女與袁姘識，何夫婦目的所在，欲使女要袁月給若干津貼，強似營賭窟生涯也。時女已珠胎暗結，久懷委身事袁思想，茲聞是語頗不爲然，及再三敦促女堅執弗可，蓋女與袁結合決無絲毫金錢主義。今其父母以茲事日向女噪聒，殊於女之初旨大相背謬。且女固夙知袁爲窮措大，寄食於人，雖薄有微資自給，每虞不足，安有餘資予己？故不忍強袁所難，能其愛袁之心可謂至且盡矣。何夫婦怒甚，因施以夏楚，曰：「個妮子不惜犧牲，一身甘爲渠點污，清白復使渠不名一錢，天下有此便宜事乎？女無已，逕以實告曰：彼人誠阮囊羞澀兒已，素知即使向之需索，然其如彼愛莫能助，何何夫婦唾女面而罵之曰：癡妮子胡不早言，吾初謂彼留富有金錢，故縱汝以恣彼所慾，不圖彼固子然一身，今若此，吾復何望？汝盍早與之絕，女泣。

然曰兒實心有未忍也何夫婦曰汝脫不忍絕彼者吾當代汝絕之明日袁來適其父母他出女招袁入己室執手泣曰好事多磨吾兩人緣分盡於此矣袁愕然詰之故女舉昨夕事以白之袁曰汝意云何女曰當吾識君時卽自矢之死靡他今吾父母雖欲迫吾與君脫離關係然而吾有兩言爲君告語謂吾有福命則得爲君也妾否則卽以死繼之所惜者腹中一塊肉耳袁察其意極誠懇乃詰之曰舍一死外尙有兩全之策乎女曰無之然則君已有成竹在胸耶袁曰吾早知有今日也雖然已籌之熟矣女大喜就袁而叩其計袁與之耳語移時女果稱善袁卽去移時又來何夫婦已歸矣袁逕入女室趨與女語女故固低首不之答而雙眉緊鎖亦似重有莫大之憂者袁故詢以何事女忽嚴重其面色喑曰若胡必曉曉向吾叩其端倪須知吾之心事未便告子卽言之子又焉能爲吾分憂哉袁曰子趣言之可乎女曰實告君吾父曩設肆於津門以基金短少故曾貸友人五百金爲周轉地步不

圖時連弗齊。頻年虧耗以致停止。營業雖破。產分償其他宿逋。惟此區區五百金。至今尙未結束。蓋友人與老父素有交誼。不忍乘人危而過事。逼迫也。今者彼亟欲返里。昨來此晤。老父索前款。悉數歸趙。顧父之邇來奇窘已達極點。欲償金則苦無資。欲弗償則又無以對彼。因向彼再四婉商。擬先給半數。餘俟再設法措還。彼始勉爲首肯。夫吾家景况。君所素知。安有金償人老父之作。是語實無術以謝彼。故不得不允歸半數耳。顧家無長物。即使摒擋所有而悉數典鬻之。尙難達十金之數。老父昨與吾言。惟有向君稱貸若干。償彼俾免負債。權者之追呼。情好如吾兩人。或可稍予通融耶。且妾自遇君後。已數月於茲矣。從未與君稍有需索。今茲迫而出此度。君心能諒妾苦衷也。袁不俟其語畢。亟致詞曰。吾始謂子必有別項重大事故。而乃爲此債務。向我假款耶。在理吾當償子所欲。無如余亦窘鄉中一份子。一時何所措辦。或徐徐焉。俟諸他日。行有以報命。女曰。茲事迫不及待。第吾舉家遠適異鄉。

舉目無親其較爲切近者則惟有君君果弗急我急妾更有何希望乎且君曾爲三韓大使今縱退處閒曹然區區微資當易於籌劃而曰無力傾助是給我語耳夫難而不急吾又安用有此知己爲也袁聆其刺已語故詰之曰吾卽不假汝小金子將奈何女抗聲曰自今日起卽請與君絕袁曰汝欲與我絕耶是心另結新歡而忘舊好吾弗甘也女力辯無有袁不之信於是各執一詞咻咻不已旣而相與詈罵冲突起矣喧呶之聲達於室外而何夫婦亦出而助女與袁抵觸先是女與袁私其父母恃女爲搖錢樹子欲間接攫取袁之金錢故弗之禁及無所覬覦悔恨欲絕而女之愛情注袁曾弗稍殺因頗不嫌於女謂小妮子第知貪肉慾上之歡娛而置父母之飢寒於不顧遂有昨宵鞭撻之事今見女與袁爲索資故啓卹知事將決裂不如佐女而下逐客之令嗟乎烏知彼一雙老夫婦早墮入二人之玄虛中也當何夫婦挺身而出時袁卽舍女而向之齟齬一言不合袁卽以武力從事搗毀室中

什物無算。袁之同鄉某聞聲趨至，叩以端倪。袁不待何夫婦聲訴，遽大聲告某曰：渠家以美人計騙取我資，今囊金告罄，渠嗾其女以陌路蕭郎視我，頗聞彼女近又結識某大腹賈，憾我數至此間，致阻若輩之幽館密約，故出此不情之手段，欲我絕迹於渠家門廬。我甘以所歡拱手讓人，耶女聞是語，指天誓日，以咱心迹無他。袁獰笑曰：若言吾滋不信，吾行祕密偵察之，果無外遇。吾拼棄割所愛而去，否則勿怪余之無情也。何夫婦夙知女舍袁外，決無第二之遇。合迺毅然可其說。袁悻悻偕同鄉某出翌晨，朝曦未上，袁忽叩關入，呼何名而詢曰：汝女寢室中昨夜曾留髡者乎？吾當一視之。語次，排闥入女室。若室隅若榻下，若箱若櫥，無不搜索殆遍，無所得。卽掉臂行與女弗共一語。明日又來其檢查，如前狀如是者。幾浹旬，亦未有他異。自語曰：愚驥哉！我也。吾日日以此時至，安知彼妍夫不先時而去耶？今而後，吾將無規定之晷刻，使彼防不勝防，則佐證可獲矣。繇是或朝或暮，或夜深或日中，無不有

其足迹至則先事冥搜窮索既卽箕踞高坐呼何夫婦及其女至己前冷嘲熱諷雜以詈罵口舌輕薄弗留餘地處人有時嬉笑而去有時彪怒而行且率以爲常何夫婦實不堪其擾一夕女忽失蹤遍尋迄無朕兆正紛拏袁亦戾止入女室不見女詢以何往何夫婦涕泣曰昨宵弱息不知所往君果知其踵跡耶袁亟爲先發制人之計曰吾固疑若女別訂知交果不出吾意料之外今失所在是必因吾日必數至致所歡不敢公然來此故另闢祕密窟以圖雙宿雙棲汝猶向我詰責乎噫何計之巧也何夫婦亦反唇相譏曰君毋以譎言誣蟻人也吾女自謝絕君後足趾不越戶庭一步亦無他人入此室處又安有他遇哉此際不告而去或者因君日事蹂躪迫而出走以避洶洶之勢耶果爾君實難逃其咎今若此吾卽向君索吾女亦弗爲過袁忽拍案大罵曰若縱女賣姦猶復唧血噴人耶吾爲汝計與使謂吾逼若女他遜則毋甯逕污我攜若女私逃或較爲直截了當也何夫婦曰設使君未

與吾女反目時初不待君之教我。我早向公庭提起正式訴訟。君縱身益百喙亦奚以自辯乎。袁曰：如子言是若女之失蹤，與我無絲毫干係矣。何夫婦曰：否否。君亦與有責任。於是各據理由爭執良久。幸袁之同鄉某出爲排解，且斥何夫婦語無根據，何語塞袁猶辱罵數語始去。閱者果知何女安往乎。吾逆料明眼人初不俟余之縷述，已逆知女早爲袁所有矣。先是袁授女密計，使女向己索金，詭辭致斷絕往來，以堅被父母之信。其實袁暗中佈署，潛約女於某日之夕，私奔其手腕之敏，活卽深謀老練之輩，亦未由覷得破綻。矧論何夫婦乎。厥後袁置身通顯，徇何氏之請，始與其父母通訊，更月給津貼以爲養贍之資焉。

第五節 乾兒購妾贈假父

津門有名妓焉，張艷幟於侯家，垢韓家班。中間其色藝冠絕一世，一般走馬章台，諸公爭以獲覩其顏色卽爲生平莫大之幸福，而該妓眼高於頂，睥睨

凡庸對於下顧者從不假以詞色。雖王公大人先生往往有遭其白眼相待。甚至揮盡金錢卒末能一親芳澤。其價值有如此者。該妓爲誰曰名柳三兒。是也。時袁項城正奉命於小站練兵。亦久耳柳三兒名。因阮大鬚子（名忠樞號斗膽）之介。緝得訪三兒之香巢。蓋阮大鬚子夙與袁交誼極深。袁當窮困時。阮曾爲經濟上之協助。袁殊感戴其厚愛。及爲練兵大臣。乃聘阮充其全軍參贊。而又兼總文案之職。以報其前情。阮於無所事事時。輒偕二三友人詣韓家班。獵豔乃與妓女小金紅結不解緣。小金紅者與柳三兒固姊妹行也。以故阮獲膽三兒之豐采。得暇阮或邀羣花作葉子戲。以消遣三兒亦與其列。阮事事解人意。善談諧。對於婦人女子尤工媚術。每當讌會之際。苟有阮在坐。衆必黝之作諧語。阮吐咳生風。言必解頤。座客咸爲絕倒。柳三兒更喜聆其雅謔。是以彼兩人表面上之情愫。夙稱沈瀟焉。一日袁招阮讌於私第。酒酣耳熱。肆無顧忌。大放厥詞。袁偶詢及平康人物。誰爲巨擘者。阮

乘醉言曰當世殊麗吾必以韓家班柳三兒首屈一指外此則自鄒以下矣。袁笑曰夙聞其名祇以軍事紛紜未克趨謁妝閣暇時當邀君過訪也阮乘間獻媚曰公果欲識其人蓋招之來侑酒奚不可者袁急以目示意低聲曰君毋狂噪須防吾家雌虎醋海波興邇時恐君無立足地矣所謂雌虎者蓋指小白菜碧蟬何氏三妾而言也阮一笑而罷明日阮詣督練公所與袁磋商要公畢嘲無他人在側曰昨言三兒事君苟有心下顧今夕可偕往袁曰諾第茲事宜嚴守祕密否則設爲他人所知則飛短流長吾與君之名譽一齊掃地矣阮頷之及夕袁微服往阮先在焉曰君來何暮柳三兒淪茗待君已久於是呼三兒出袁注目凝視舉止風韻果異於常妓心竊好之三兒見袁似稍屬意因小坐袁側絮絮與語不卽去初三兒賦性極冷僻且目無餘子平日無論生張熟魏晤面時三數語後卽託故他適甚有不事寒暄而去者此次晤袁頓改其常態他妓咸詫爲怪事阮逆知三兒傾心於袁也因出

語調之曰小妮子、自詡俯視一切、茲得此如意郎君、想亦當意否、不然、安有甫經觀面而與人媿媿深談不倦哉、三兒聆其謔語、雙渦薄暈笑而罵曰、奸猾、又以刻薄口吻譏我矣、言已起身欲行、阮曳其衣推之坐、三兒初不拒絕、第吃吃笑不止、又與袁刺刺不休也、未幾、華筵高張、三兒卽佐袁觴、自入坐、以迄散席終不離袁、步比袁、偕阮返、三兒猶諄諄約以明日必來阮私詢、袁曰、君觀是豸果高出儕輩乎、袁曰、彼顏色亦猶人、惟態度獨絕耳、吾是以愛之、由此袁暇必過從、三兒亦無袁不懽、袁久欲爲之脫籍、以天津爲近畿重地、官場耳目、又極靈通、一日、實行其事、恐反對者、（袁練新軍時、一般綠營將領頗有蜚言、謂其學洋鬼子）貽爲口實、傾軋而排擠之、故遲遲未決、有□□□者、以候補同知資格、（聞□□□初爲某爵相之家奴、招權納賄、無所不至、旋事發、某相斥逐之、□□□卽出其造孽錢、乃納粟捐同知職銜、候補）在直隸聽鼓數年、末獲上峯之顧、吟侘傺無俚、欲投効袁之麾下、遂

句於某當道出一紙八行介紹之。雖蒙袁收錄而顧未得差遣。殊悒悒不自適。欲夤緣袁而苦無捷徑。嗣見阮與袁頗密切且握重權也。乃出厚贄拜列阮門牆之下。以求汲引。阮曰：若欲邀袁大臣之青睞乎？茲有千載一時難得之機會在也。□□□喜而叩其說。阮曰：若知韓家班柳三兒其人乎？曰：固知之。然彼素以驕倨慢客著聞於時。阮曰：是也。彼已與袁大臣有祕密關係且願委身事之。袁大臣慮人議其後。至今尙游移未決。子曷不乘此際出金先爲三兒出籍貯以金屋飾以美妝俟各事部署已定然後再白諸袁大臣。彼斷無不樂而納之之理。惟茲事宜祕密從事設爲彼所知者彼必避嫌而竭力嚴拒。蓋潭潭身列高位之尊萬不敢遽受素無瓜葛所屬之厚賚。矧其事關曖昧乎？恐此端一開他人皆尤而效之。則夤緣干進之風無時或輟也。吾爲子計宜不使彼知之。爲愈子苟遵吾言之異日獲優差膺顯秩如操左券矣。□□□曰：敬聆偉論受賜實多。然此事旣祕密進行吾聞柳三兒極

端。倔。強。脫。以。余。之。名。義。爲。彼。脫。籍。彼。未。有。不。詫。爲。怪。事。而。嚴。詞。力。拒。者。如。是。則。事。仍。不。諧。公。幸。有。以。教。我。阮。曰。子。慮。之。甚。當。然。吾。意。宜。與。彼。先。容。然。後。始。可。着。手。□□□□曰。僕。與。彼。曾。無。一。面。之。雅。烏。能。遽。以。此。語。達。彼。之。聽。耶。阮。曰。余。當。負。此。責。或。可。達。目。的。也。□□□□再。拜。而。去。是。夕。阮。背。袁。逕。詣。三。兒。處。具。以。實。告。三。兒。欣。然。承。諾。越。日。□□□□易。名。一。人。往。三。兒。僞。作。歡。迎。狀。一。見。如。故。居。久。之。□□□□詭。言。爲。皖。之。富。商。擬。爲。其。戚。卹。物。色。佳。麗。將。充。下。陳。之。選。使。搗。母。詢。三。兒。是。否。願。承。斯。乏。搗。母。笑。曰。個。妮。子。乖。僻。性。成。彼。達。官。顯。宦。垂。涎。彼。者。夥。矣。曾。不。足。邀。其。屬。意。豈。屑。下。顧。君。之。戚。卹。耶。休。矣。子。毋。饒。舌。卽。言。之。亦。無。濟。恐。茲。事。徒。成。畫。餅。耳。□□□□要。之。曰。子。第。代。達。吾。意。可。矣。允。否。決。不。唯。子。是。問。縱。日。不。可。吾。安。敢。怪。子。不。爲。我。力。哉。搗。母。笑。而。從。之。及。與。語。三。兒。竟。首。肯。搗。母。詫。曰。異。哉。個。妮。子。何。前。後。如。出。兩。人。耶。於。是。反。報。□□□□相。與。謀。贖。身。事。搗。母。故。昂。其。值。索。萬。金。□□□□輒。無。吝。色。慨。然。如。其。值。卽。日。署。

券。挈。三。兒。行。攜。母。尙。有。依。依。不。舍。狀。三。兒。毫。無。悽。楚。態。姊。妹。行。竊。竊。焉。議。其。太。忍。又。疑。三。兒。與。□。□。□。爲。故。歡。憚。於。淪。落。風。塵。今。幸。遇。舊。好。亟。願。脫。離。苦。海。否。則。或。彼。兩。人。先。有。成。約。至。今。始。克。踐。言。所。謂。爲。戚。鄰。置。妾。者。殆。猶。給。人。之。語。耳。相。與。歎。息。不。止。先。是。□。□。□。易。名。沈。溺。韓。家。班。時。袁。亦。數。至。三。兒。處。卽。微。悉。其。事。然。以。爲。妓。女。迎。新。送。舊。是。其。慣。技。亦。不。之。怪。比。聞。其。倉。猝。間。脫。籍。而。去。頗。恨。彼。不。先。告。已。甯。無。絲。毫。情。愔。耶。乃。往。告。阮。阮。驚。曰。不。圖。娟。娟。此。豸。竟。移。其。愛。君。之。心。而。愛。他。人。殊。出。吾。意。料。之。外。畢。竟。妓。女。無。情。也。袁。頗。懊。喪。旣。久。亦。遂。置。之。一。日。阮。匆。匆。至。袁。私。第。笑。而。謂。之。曰。吾。又。爲。君。覓。一。麗。人。行。邀。君。偕。去。袁。引。三。兒。爲。前。車。之。鑿。固。辭。之。阮。曰。渠。非。三。兒。可。比。君。盍。一。往。觀。如。其。可。則。狎。之。否。則。絕。迹。其。門。盧。亦。未。爲。晚。袁。爲。之。歆。動。兩。人。乃。命。駕。行。旣。至。入。門。則。見。畫。堂。之。上。紅。燭。高。燒。室。中。陳。設。亦。備。極。璀璨。袁。步。遽。止。詢。阮。曰。渠。家。有。喜。慶。事。耶。阮。曰。否。否。彼。女。今。日。適。遷。居。是。間。耳。正。問。答。間。忽。有。一。

麗人趨迎階下肅容入袁熟視有頃忽失聲曰若非柳三兒乎胡來此豈若
適人後而卜居是地乎三兒笑不可仰邀袁坐歷陳其巔末袁笑曰□□□
可謂煞費苦心矣是夕卽宿於三兒處於是柳三兒遂爲袁之第四姨太矣
明日□□□趨袁叩謁執禮極恭袁溫語有加未挾旬而赫赫全軍總提調
優差之扎下矣□□□感恩戴德至不可名狀每日必詣袁問安且施以跪
拜袁愛其玲瓏媚媚因戲謂之曰吾聞人子對於父母朝夕悉趨寢門問安
吾非若父胡必如此□□□乘隙獻媚曰生我者父母培植我者公也公苟
不我棄願父之袁以其語無倫次遂嗤之而□□□誤會其意旨謂袁已經
承認爲其父者逕長跽而呼袁爲父由是乾兒之名遍播於京津都人士之
口至今猶有人稱道之而傳爲笑柄矣是亦極有趣味之事也

第六節 紅紅斷頸刀頭

袁之第五妾名紅紅亦勾欄中之佳麗也凡哀絲豪竹之類靡不精工尤善

度曲而河南梆子最擅勝場相傳袁在小站練兵其時山東德州工廠正着手創辦清廷曾加袁以會辦該兵工廠頭銜袁是以屢命駕至德州勾當要公顧袁極好淫曾不可一日離女色居德州時近匝月不耐孤另因假秦樓楚館中爲消遣之一助遂與紅紅遇合旋購置之蓋袁之特性凡有所狎輒視爲某嚮不容他人問鼎故其生平每眷一女必設法羅致之以爲己有紅紅亦其一也紅紅既歸袁寵擅專房迨袁任魯撫紅紅乃潛與僕私卒爲袁偵知卽計殺紅紅及其僕茲事余已詳記其軼事中矣稚不願贅敘之以實吾書之篇幅故從略焉

第七節 洪述祖恃妹爲奧援

閱者諸君亦知有洪述祖者乎諸君必將曰吾烏乎不知其人自宋案發生後彼之三字大名卽震蕩於吾人之耳鼓蓋彼爲袁政府惡爪牙之一奉袁之第令南下爲主使刺殺宋教仁之正兇也爲問宋案未發生以前彼洪述

祖之歷史諸君有能知其詳乎卽有知之者亦第悉其爲卑瑣齷齪無恥之僉王甘心黨於袁作虎狼獵犬而已至彼當日若何職業若何出身若何而能獲與袁接近若何而能獲袁之信任吾恐閱者諸君縱竭其智識與材力向各方面調查之未必原原本本而無累黍之差異就令勘得個中真相非以耳代目卽掛一漏萬終不足信而有徵實則洪獲與袁氏得沈澀一氣者其中確有椒房親之祕密關係也夫洪曷爲袁之椒房親以彼曾獻其妹於袁而充後宮之選耳吾試縷晰爲閱我書者一述之先是洪幼年失怙依寡母以居無弟昆行（或云曾有一從兄）僅一弱妹顧爲家世維艱不得不亟謀生計以其戚儻之介紹遂投身天津某洋行寫字間爲練習生所幸資稟聰穎更能發奮刻苦不數年竟斐然可觀且長於鈎稽之術大班甚愛之擢充跑街一席（卽招徠生意兜攬買賣之謂）機警活潑頗能勝任會袁奉命於小站督練新軍所需大宗軍裝皮件甚夥洪得是耗要津海關道某公

介於袁願廉值以承辦袁領之所事輒稱袁旨由是凡有所購置悉委諸洪以故洪得與袁接近洪爲人工心計善媚術事事能解人意語言尤中肯綮袁嘗稱之曰能以已練辦新軍亟需人才如洪之材具誠爲難得若羅致之爲己用大可收指臂之助一日洪因交易上要事來晤袁袁微露已之意旨洪大喜過望曰猥蒙不棄敢不效勞然僕今日得有噉飯所者皆荷敝行大班之拔擢設一旦舍彼就此僕實有所不忍脫逕拒明公則殊有負厚愛僕茲有兩全之策在不識公亦允許否乎袁叩其說洪曰莫如以一身而兼之庶免兩方面之不慊於我之爲愈公如曰可也則行之否則僕報公之日甚長或徐徐焉以圖將來亦未爲晚袁可其請遂畀洪以軍需之職大班怒洪背已藉故解洪去洪遂壹意爲袁用矣旣而洪爲發給軍餉事致與某標統齟齬某標統固袁之所親也挾其勢力譖洪於袁袁信其言漸與洪疎且有撤差音耗洪大恐欲以術媚袁藉保其位於是師袁乾兒□□故智以胞

妹贈袁爲妾。僞言購自民間者。時妹已十九齡矣。貌極妍麗。性質尤狡黠。能以目聽。以眉視。工口給。每出一言。輒令人解頤。袁或有時盛怒。但得新姨解。釋之。卽破顏爲笑。以故袁極愛之。逾於他姬。初女之歸袁也。諱言非洪之妹。及邀寵異。始逕以實告袁。愛屋及烏。對於洪亦持垂青睞。而排擠者卒無所施。其計顧袁有一種特性。平時於姬妾之間。最喜新而厭故。愛幼而憎長。每納一妾。則前妾雖天仙化人。自袁視之。卽下同土苴矣。然洪妹隨袁垂二十年。而自初至終。迄未失寵。蓋女將軍手段。能操縱此絕世老雄。而使之降心。甘就已之範圍耳。其聰明才智及應變之方。真有可畏可愛之點。試略舉一二事如下。

洪女位次居六。而寵擅專房。諸姬皆妬嫉洪。甚私贈以徽號。潘六兒（按金瓶梅中有潘金蓮其人者。最得西門慶之寵異。金蓮爲西門氏之第六妾。其權力冠於他姬。袁氏諸妾。以洪女位次亦行六。而寵眷亦不亞金蓮。故以潘

六兒呼之。原袁之諸妾悉以入門。先後爲次序。例如初來者則稱爲大姨。太次者則稱爲二姨。太餘悉由此類推。洪女素得袁氏歡心。袁誠其侍從。婢僕不准以六稱。謂統而呼之曰洪姨。太蓋以示區別而尊重之也。婢僕等不敢忤其旨。咸曰紅姨。太以紅與洪諧音耳。女悉其戲。已陰愬於袁。袁怒藉他事欲諸僕去。女復市恩於衆。強袁留之。衆無不頌洪姨太之德。於是變其平日狎侮之心。從而畏敬之矣。小白菜挾其最老之資格。事事與洪女反對。女銜之刺骨。擬報其怨。卒未得隙。一日袁忽膺重疾。延醫診視。醫之症甚危險。夜分須有切已者看護。以盡料量職務。諸妾以久失袁寵。不願從事。盡諉其責任於女。女慨然允諾。每夕危坐。袁之病榻側。率婢僕服勞而給役焉。數晝夜。目不交睫。迄無倦色。袁意良不忍呼諸妾。至謂洪姨殊苦。今而後當令其稍息。仔肩爾曹。宜挨次分班輪流守夜。以兩人爲數。諸妾不得已諾之。及時衆雖分任其事。而女猶不肯偃臥爲衆伴。衆促之歸寢。卒弗聽也。一夕適屆

小白菜與碧蟬伺值。至夜深，小白菜不耐辛勤，坐而假寐。女乘間謂之曰：子盍入室，休憩。吾當庖代子職。設大人（時袁之諸妾皆稱袁爲大人）詢，姊吾僞言，姊詣他室，密禱天以求速愈，可以蓋藏無迹矣。小白菜不知其給，已喜而去。未幾，袁由睡夢中驚醒，呼茗女，亟以茶鐺進。袁見女，詫曰：今夕非汝侍。吾期胡至此，猶未眼乎？女笑而弗答。袁矚目回顧，惟見碧蟬在側，因詢黃姨。（小白菜得黃氏）何在？女曰：渠盼君病瘥，綦切。每夜必入淨室求神呵護，故邀妾暫充其役。少時渠行來也。袁靦然曰：難得渠如此存心，邇來余殊冷淡。渠曷招之來，吾將有以慰勞彼……女不俟其詞畢，亟趨出室，擇一倚壁而盹之。小婢推之醒曰：若速請黃姨太來，大人召彼也。小婢諾而往。有頃，反報曰：某姨睡正酣，婢子再四呼之，始寤，以怯寒故，啓篋覓衣，着之，致稍延晷。刻俄頃，渠必至。袁聞是語，喏曰：渠向黑甜鄉裏，討生活而顧給人以祈神愈，我病耶？乃呶呶詈罵不已。女亟僂言曰：或小婢誤報，亦未可知。俟彼來，詰之，苟

其貪眠也。斥之未爲晚言時，小白菜已入矣。袁使之至榻前，凝睇注視，見其星眸微易鬢髮，縫鬆確由睡鄉反駕者，大怒齟齬，有聲遽飛一掌，擊其頰，呼婢逐之去。小白菜不敢置辯，含淚而出。女要之坐，自搗口怪妾饒舌矣。妾親見姊焚香祝天爲大人祈福，豈事藏而入室小盹耶？袁厭聞是語，揮手令之退。女乃伴小白菜返其室，再三慰藉不已。厥後小白菜始悟無故遭袁批頰者，皆女掉弄玄虛所致，自知權術出彼下，雖隱恨之，而不敢與彼頡頏，蓋畏之甚也。

又洪女別有一種特性，凡同儕及婢僕有反對己者，無不藉故報復，以洩私忿。如其事事順從彼之意旨，且怡聲柔色而交驩之，沒有過失，袁縱欲嚴懲，以斥逐者，但求女緩頰，則其紛立解。蓋以女之心思靈妙，手婉敏捷，故也。聞袁爲直隸總督時，以積勞過度，恆患失眠之症，延醫診治，謂每日清晨須食參湯一盅以補之。袁違其說，命一僕專司其事，又以參湯最宜潔淨，弗能以

他器貯之乃出古盃一具囑僕每晨必盛之以進相傳此古盃乃高麗數千年之物價值不貲向爲韓宮陳設品袁在朝鮮與閔妃善妃因以贈之袁視爲生命第二從不肯舉以示人蓋袁之意非第鑒賞其寶貴品亦隱寓物以重人之微旨也此次以是盃畀僕亟誠之曰慎爾事無損我希世物脫損之縱寸磔汝身不足償其代價僕諾而承其事然心實慄慄危懼焉一日僕失手誤墜古盃於地且碎駭甚慮爲袁知禍生不測泣告同夥欲謀自戕同夥者覩其可憐狀態意良不忍因詰之曰子徒死何益不如設策以彌縫之較爲得計僕叩其策同夥者附耳小語曰洪姨主人所最寵倖者也凡有所言主人無不唯命是聽且彼機謀百出子苟面求之但得彼曰諾也則子可脫然免戾矣僕從其計逕求見洪姨泣而告之洪姨曰是非余所能爲力也主人愛此物甚卽吾碎之恐難逃重譴矧汝也乎僕以首叩地有聲哀懇不已洪姨意似許可曰吾脫直言汝碎古盃竊慮吾詞未畢主人卽欲置汝於死

地惟有藉他語給之。或可有幾微希望。僕泣而謂其說。洪姨沈思有頃。詢曰：主人固未起乎？（按袁自患失眠症後，不與諸妾同寢，安被撲於書齋中，故侍從得以奔走伺應，而洪姨教僕之妙計，可以行也。）僕曰：未也。洪姨點首。至再。亟命僕掇拾破碎之磁片，至教之曰：汝另以他盃滿貯沸水，而以此破磁片置其中。至主人榻前，亟擲之地上，而倒地顫聲驚呼之。主人必由睡夢中醒，詢汝何事。汝卽言適捧參湯進，甫啓帳，呼主人瞥覩有赤蛇一頭，既長且巨，繞主人之身數匝，吐怪舌如電狀，極怖人驚而仆，致碎。主人物苟遵吾說行之，主人既惟不子咎也，行必有厚賞。僕如言，袁果不加譴責，誠僕勿洩其事。聞袁式微時，曾有一星者爲之觀相，謂他日必獲南面之尊，以故袁陰懷不軌，不想彼最愛洪姨，密邇時曾舉此事告之。今茲洪姨教僕爲此計，實亦窺之於微，故進是投其所好之語，而袁竟信以爲實矣。厥後託故陷僕，蓋恐其爲外人道，不得不殺之以滅口云。

第八節 侍婢爲姬妾

袁生時其生母劉太夫人患無乳曾僱一乳媪以哺之媪范氏同邑之農婦也爲人忠誠樸實撫袁尤逾於所出比袁長保中夫婦卽留媪以給役無何媪之夫歿無子息僅遺一女媪遂挈女依袁氏以居且終身不去焉女名鳳兒少於袁十餘歲雖田舍女郎而姿首迥異凡庸玲瓏嬌俏尤善解人意于夫人愛甚蓄之爲婢旣長風度韶秀且端詳凝重饒有大家規範見者莫知其爲侍兒也初里中有星者頗負時望袁宅曾邀之至其家遍相男婦老幼談及經過事實及休咎輒歷歷不爽于夫人以愛鳳兒故戲使星者相之星者正容謂其他日必爲貴妃衆笑而弗信時袁亦聞其語也迨袁爲直隸按察使乃挈于夫人之任所鳳兒亦偕往袁矚其貌美更回憶當日星者語意爲之動乃謀于夫人欲收之爲筵室于弗許袁卽潛與之私久之遂有娠于日見其腹澎漲如豕也疑鳳兒通他僕召女人密室嚴詰之女初不肯語

于恫以行斥逐回里鳳兒懼逕以實告于怒袁身爲大員竟蹈狂且惡習向之大開談判嗣經諸妾調解始允鳳兒居第七人之列數月產子一名克齊好事者曾編一聯語嘲袁曰今宵侍婢爲姬妾昔日同知過道班亦云謔矣

第九節 居喪納妾

袁之第八妾葉氏揚州人其父名葉巽以諸生納粟捐知縣職銜分發河南葉巽爲人善夤緣以故得上峯之青睞不數月竟獲委署商城縣篆乃挈眷之任所焉會鄰封有土匪作亂勢甚猖獗遂蔓延商邑葉巽得是警耗正欲派兵堵截而匪已至且率衆撲城矣葉倉猝聞手足無措不得已自登陣支配軍士防禦匪見紅羅傘下具衣冠而立者知必爲官長遙以槍擊之流彈適中其額貫而過葉巽立地而仆侍從掖之起氣已絕典吏王某代攝其職權除派士卒死守城隅外亟據情飛稟省吏請飭重兵剿匪時撫軍爲吳重燾使將領率二千兵倍道赴商匪聞風先事逃竄事後省吏入奏清政府命

按。照。州。縣。陣。亡。例。撫。卹。葉。之。家。屬。所。得。僅。二。千。元。也。先。是。葉。異。非。饒。於。資。者。其。納。粟。之。金。悉。稱。貸。於。戚。友。任。事。未。久。非。惟。弗。能。償。宿。逋。以。交。驩。各。當。道。故。又。負。累。虧。空。不。贖。及。死。囊。中。竟。無。一。錢。之。儲。蓄。雖。得。二。千。元。卹。金。到。手。則。立。行。告。罄。以。故。葉。之。眷。屬。弗。克。盤。櫃。回。籍。乃。僦。居。商。城。久。之。生。計。日。蹙。葉。妻。因。摒。擋。資。斧。挈。子。女。往。項。城。擬。其。夫。弟。以。居。焉。葉。異。有。胞。弟。曰。豐。向。爲。項。邑。某。典。肆。中。執。事。異。宰。商。城。時。豐。曾。偷。暇。趨。謁。兄。嫂。一。次。餘。亦。屢。通。問。訊。蓋。弟。昆。間。感。情。甚。浹。洽。此。際。異。妻。窮。無。所。歸。惟。有。寄。彼。籬。下。或。可。得。一。噉。飯。所。也。比。至。豐。尙。顧。念。亡。兄。之。情。分。餘。屋。與。之。居。而。豐。婦。則。大。不。爲。然。謂。異。在。日。爲。百。里。侯。初。無。絲。毫。餘。利。分。潤。弗。若。婦。今。茲。爲。國。捐。軀。曾。聞。朝。廷。予。以。卹。典。而。乃。僞。作。貧。窶。狀。來。此。負。累。吾。儕。耶。甚。矣。哉。爲。欺。也。因。說。於。異。婦。詭。言。豐。將。偕。友。人。另。營。一。肆。基。金。尙。缺。少。擬。向。姊。暫。挪。數。千。金。以。益。之。他。日。脫。有。贏。餘。當。均。沾。其。利。異。婦。泣。曰。亡。人。實。無。蓄。積。謂。有。之。余。烏。忍。累。阿。叔。今。來。此。尙。乞。賢。夫。

婦念手足之情。豐婦大失所望。因反唇相譏。曰：如姊言。是因貧困而來也。假而曰：弗貧困焉。則姊偕子若女。或返故鄉。或僑居他處。安肯下顧吾儕窮措大耶。異婦語塞。豐婦遂挾其夫。使嫂賃屋另居。僅月給津貼二千錢。異婦固柔懦。弗敢爭執。惟含辛茹苦。與子女度此無聊歲月。不足則恃爲人縫紉。及浣衣爲補助。時兒尙在襁褓。中女則年已及笄矣。無何。某典肆忽遭回祿。奇災焚燬一空。豐亦賦閒失業。婦與豐商。不如趁此時機。藉故離居。是間俾免顧瞻。異婦之累豐。躡其計。亟挾其所有。夤夜首途。逕回原籍。而異婦尙弗知也。及月杪。往取津貼錢。至則所居已另易主人矣。詢之故始。得其實。涕泣而歸。以告女。且曰：今若此。是天絕我也。弗若死。女再四勸之。乃止。異婦由是旦夕焦勞。致拋荒所事。倍極奇窘。凡縫紉浣衣諸務。皆女代之。差幸免於凍餒。蓋女雖爲宦家弱息。能辛勤耐苦也。顧一家數口衣食之資。雖於十指中討生活。出入卒不能相抵。異婦苦貧。引以爲患有東鄰。龔媪者。數與婦過從。覩

其愁苦狀詢之故婦具以告媪爲之代籌良策謂不如鬻女以得值小妮子固獲有棲身所卽阿母之生養死葬資亦有所取給婦初猶不可繼經媪更僕勸導意爲之動媪經承是事遂售女於項邑某巨紳家爲妾（或云卽張鎮芳家）不料某紳之夫人固著名河東吼也見女顏色姣好不覺妬念頓生卽與其夫大起冲突且曰脫逐彼野狐狸去始可相安無事否則拚以生命爭執某巨紳固素有季常之癖者聞是語勢處兩難不得已乃寄女於契友家時袁氏正由直督任所奔喪回籍也（按清例官員在任丁艱應解職奔喪惟袁則僅予百日之假固清廷知其非異人任然足見當時袁之聖眷獨隆也）先是袁曾承祀於其胞叔保慶自孩提以迄成童皆嗣母牛太夫人教育之及袁出仕欲挈牛與俱以盡侍養職牛不慣遠離桑梓故未偕往此際牛在籍病故袁是以請假馳回珂里營葬也某巨紳與袁爲中表行久欲廁身政界博取金章紫綬以光門閥聞袁歸往謁之白其志願且要袁爲

己營謀袁似有難色某遂以葉女進袁顧而樂之問何自來某曰此犧牲品本僕之禁鬻以迫於悍婦之阻撓故未得染指茲欲爲顯親揚名計不得不割愛相贈倘以此爲交換條件則固所願也袁果受納之顧袁本急色兒今兒旋里未挾妻妾偕夾角枕孤單久已打熬不過一旦獲此妙人兒不覺忍俊不禁是夕遂幸之誠家人勿宣洩其事蓋恐爲反對己者控以居喪納寵也比假期滿不遂由鄂至滬查辦盛宣懷參案囑僕從先賚葉氏乘火車至津僞言爲婢女攜之任所將以給役于夫人者葉氏貌固美麗性尤和易井白躬操能偕婢僕共甘苦與他妾之驕奢侈佚者迥異于夫人甚愛之袁所事旣歲返署未及年餘其中表某紳居然以候補道員資格一躍而爲長蘆鹽運使司矣某與袁爲至戚蒞任後嘗以私人名義至督署晤袁其家人婦子恆不之避惟葉氏聞某至則匿居室中不出蓋羞見某面也袁嘗戲謂葉氏曰若思故里乎脫思之吾將令汝珠還合浦葉氏聞此語卽掩面而泣必

待袁熨藉之始止厥後某因事爲御史揭參解職要袁另予優缺袁以格於衆議積久竟未有以報命某弗能待乃向袁齟齬曰吾本以愛姬而博官不圖官未久而去職吾將歸故里乞仍以葉氏還我也袁笑而頷之越日果一紙委任書下矣由是某卽恃此爲要挾之具袁悉如其欲以償以是亦極有趣味之事也

第十節 桂兒與貴兒

相傳袁查辦盛宣懷參案時其中又有一段風流豔史在焉初感爲滬上招商局總辦弊端百出積累至三千餘萬之多事爲言官偵知曾臚列多款會參之顧其間原因複雜頭緒紛繁各侍御雖擇尤入奏亦第舉其大概而言且請於清廷欲明是案之真相及底蘊非從清查歷年帳目入手不可實則一筆糊塗帳真不知若何辦理也西后欲擇一相當大員赴滬專治是事然一時無當選者正在物色中適袁有請假營葬嗣母之舉西后卽以是責畀

之。囑。其。俟。假。滿。復。迂。道。前。往。誠。以。嚴。守。祕。密。故。袁。由。汴。啓。程。行。蹤。非。常。之。詭。祕。外。間。罕。有。知。者。既。抵。申。江。逕。詣。盛。宅。盛。極。驚。訝。袁。亟。爲。解。釋。曰。余。因。假。期。未。滿。故。偷。暇。來。此。勾。留。數。日。行。卽。航。海。北。上。耳。談。及。參。案。袁。故。固。爲。盛。不。平。盛。信。而。弗。疑。遂。開。筵。爲。袁。洗。塵。致。席。間。見。盛。之。侍。婢。桂。兒。欲。強。盛。贈。己。盛。乃。易。他。婢。以。進。爲。袁。燭。破。其。計。話。假。桂。兒。以。得。實。大。恣。始。宣。佈。其。奉。命。來。查。參。案。出。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攫。取。招。商。局。帳。冊。而。去。〔茲事始末，余已詳載袁世凱軼事續錄中矣。〕（不復再敘）袁受盛氏給後，忿不可遏，繼見所謂假桂兒者，面目髮膚與桂兒無絲毫差異，惟丰致較遜耳。袁更僕盤詰，始悉彼爲桂兒之妹，擬使人舁送盛氏，而顧愛其顏色，欲留之。又恐爲他人譏笑，於是謀其所親所親者曰：公曷不詢彼女母家之姓氏及里居，訖姑以彼反諸盛，然後再召彼子母來，餌以重金，彼畏公勢，而又利公資，烏有不俯首聽命者？袁聽其說，叱使假桂兒去，遺其腹心如所言，辦理果達目的。彼時一般。

都人士論調第謂袁於滬上購買民女作妾實則前此揮之使去之假桂兒也厥後袁宣懷聞其事笑謂家人曰我固謂彼急色兒殆如兼收並蓄之骨董家雖予以贖鼎亦樂於承受今果然矣我贈彼而彼拒彼又購諸其父母之手亦猶世之售受骨董者撤去捐客主賓對面交易也因相與軒渠不止袁挈假桂兒返津命名曰貴姨位次居第九與葉氏最相得蓋貴姨之原籍亦維揚人與葉氏雅有鄉里之誼云

第十一節 南極星旁兩小星

自是袁氏並妻妾而十矣生子九女十二可謂享盡人間家庭幸福顧雄心未已每與人言擬俟晚年仍再蓄數雛姬以娛桑榆暮景諸妾咸大不謂然而弗敢撓其說惟于夫人則毅然進諫其大旨所在不外以宜愛惜有用之精神爲國家效力數語諄諄勸告而已袁漫應之未幾袁晉膺外部尙書之職且入軍機承值治理煩劇自朝至暮無晷刻晷息不數月雖兩鬢髮皆

白而卒。未嘗稍離女色。于夫人屢莊言規勸袁匪獨不之聽。且因以反目。喑曰。吾自樂此。不可一日間斷。脫獨宿。則精神上轉爲之不濟。吾自有節制。胡庸汝干涉爲也。于夫人知其不可以理喻。遂不語會袁之三子克良歸里。結婚于夫人。偕之往。更挈其失寵諸妾。行留以待袁者。僅最後所納之新姬二人。三人已耳。袁每屆公餘無事時。輒招姬人至己前。縱酒謔浪。笑傲無所不至。旣醉。則使諸妾互相撲擊。以爲樂。卽婢女亦可與其列。袁見有二婢色極娟好。明眸皓齒。風致嫣然。心頗愛之。乃呼之立己側。叩以曾給誰氏之役者。二婢具告之始。悉卽洪姨之使女。新自南省購歸者。蓋姊妹花也。袁笑謂洪姨曰。個妮子誠玲瓏嬌婉。余將用之。若可另購他婢以承斯乏。洪姨知袁已賞鑒此二女也。低首弗答。意似不可。袁愠而喑曰。若敢忤我乎。速退。於是挈二女去。是夕袁未歸寢。洪姨知有異。翌晨使人往。問旋得報謂主人昨宵已另闢一室居。二女強之荐枕。蓆此時尙酣睡未醒。殆貪眠忘曉耶。洪姨不敢聲。

第悔恨欲絕。由是袁必宿。二女處無虛夕。洪姨及其他數妾悉屏而弗御。而十姨與十一姨之稱謂已遍播於諸僕從之口矣。蓋袁所囑也。先是于夫人率諸妾返彰德。按袁通籍後，卽舉家由項城遷至彰德，廣置田產，並建築屋宇，爲克良完姻也。約以兩月後卽來以袁。是年爲五十初度，俾挈此一雙新夫婦來祝老翁之壽。及于夫人等返京，袁預匿二女於署中別室，誡家人勿洩。脫爲于知行施以嚴懲。洪姨亦勿敢故櫻其鋒也。比屆誕辰，妻妾子女輩登堂祝壽，時二女亦盈盈跽拜階下矣。于夫人詫問爲誰，僕從則以十姨與十一姨對。于夫人冰語曰：不圖吾旋里兩度蟾圓，而君又造此兩重孽障。雖然，君胡不早以告我，而顧以詭祕從事？胡爲耶？袁曰：吾恐夫人加以斥逐，故俟至今日始發表耳。夫人一笑而罷。未幾，德宗晏駕，袁以致疾罷歸。且幾遭不測于夫人，輒歸咎於袁。納此二女爲不祥，令揮之去。袁曰：吾早料有今日，夫豈區區二婦所能影響我哉？就事理論之，吾此次當有生命危險。然

今日得以解組歸田與子說換言之安知非憑藉二女之福庇乎蓋窮通顯達聽之於天迷信家言正可恃而不可恃也于夫人知其語涉左袒笑置之

第十二節

犧牲人命爲紅顏

袁自退居彰德後恆與其家人婦子言自今以往不復與聞天下事終日閉門不出寄情詩酒凡外賓來此謁見者一概謝絕或偕其兄及子駕小舟往還於洹水之濱已則一簑一笠化裝作漁翁狀危坐船頭一手執釣竿一手持漿浩蕩碧波間大有翛然絕俗之致有時挈其愛妾數人飾村婦駕小舟傍己船而行以爲樂顧諸妾不諳操舟術恐行駛至中流占滅頂之凶袁乃出資僱榜人女以教之榜人女年事約十六七不施脂粉窈窕多姿於粉白黛綠中別饒一種風度袁嬖愛之欲置諸下陳之列因召其父母至啖以金使其鬻女於己不料女已字人袁遂施強迫手段令女父毅然與婿家悔婚強以聘禮却還婿家畏袁勢弗敢爭執女遂安然抱衾裯矣然婿家雖爲田

舍郎其舅氏某甲固著名之訟師也聞袁擅奪民婦爲妾意頗不平唆婿父訴於官僞言榜人售女爲妓宰受詞出牒拘榜人到案尙未質審而袁氏之祕函費至矣宰立變其論調責婿父架詞砌控立斥之去某甲知宰受袁氏之運動使婿父揚言於衆謂行赴京上訴蓋是時清政府雖放袁歸里猶時時矚其隙將坐以罪故某甲以是要挾之也袁聞此蜚語囑其親信某乙邀甲開祕密談判但得不與聞其事願以三千元爲壽更月給津貼若干甲可其請事遂寢由是甲遂奔走於袁氏之門矣袁與語大悅激賞其能恨相見之晚因謂甲曰君具此才智胡不出而涉世謀有以構立而乃鬱鬱株守是鄉殊爲可惜甲曰固所願耳然其如無級引何袁曰茲不難姑寬以時日吾必有報命甲謝之居久之袁忽招甲至欣然曰吾爲君已謀一位置君往否乎言已出函相示甲閱之則某省制軍聘已爲幕府之關書也甲大喜鳴謝袁曰宜亟行脫資斧不足吾贈君五百金聊壯行色甲銘感無旣治裝剋期

首途行未數日。其婦忽聞申中途遇盜殺而刦其金。袁亟召甲婦來代爲扼腕。曰：不圖汝夫命薄甫得高就。竟羅慘死。推原禍始。厥咎在我。今若此。吾界汝數百金爲養贍資。更當馳函該管長官緝盜而治。以罪甲婦。感激零涕而去。實則袁派其幹僕要甲於路而殺之。以報其疇昔峻控己之宿怨也。其手段可謂辣矣。

第十三節 女校書爲女祕書之趣談

又聞袁氏蟄居彰德。旣久。靜極思動。欲遍遊天下名山。大川及名勝之區。以殺胸中積悶。適徐東海由奉天總督解任。請假回籍修墓。便道至彰德。視袁藉敘數年之闊別。蓋徐與袁爲總角之交也。袁因告以有志作漫游。邀徐與俱。徐可其請。於是易裝爲商賈。狀攜二三僕。從束裝首途。乘京漢車南下。由鄂而贛。而皖。而甯。而滬。而浙。凡經過一埠。咸假寺刹。中以安被襪。採訪勝地。古蹟恣情觀覽。興盡始去。又唱和詩章。以誌鴻雪。見之者羣目爲騷人逸士。

初不知卽當今赫赫有名之兩大員也。初徐與袁約倦游之期以彌月爲限。及至浙袁酷愛西湖風景流連弗肯去大有終老是鄉之意。更因嬖一詩妓將爲之謀脫籍事磋商一切須羈延時曰徐以假期屆滿亟欲返京未便久待乃別袁先行袁亦不之強也。徐去後袁卽挾該詩妓僦居湖心亭中避暑以消長夏焉。該詩妓名憶秦樓西子湖邊產也。父爲士人稚負文名此女賦性穎慧父教之讀不數年竟得其衣鉢。旋父患瘵病死母再醮女依叔以居叔固無賴且嗜賭以負逋故乃鬻女爲妓張豔幟於杭之湧金門外盛名卽傾動一時袁至浙聞憶秦樓名因偕徐造訪香廬見女大加激賞女固素具相人之識者袁雖飾市儉狀自女視之決其爲非常人及潛詢諸僕從始悉其底蘊因有委身而事之意袁亦雅愛女甚聞女語亦表同意蓋袁環顧己之諸姬中紅肥綠瘦雖不一其人其尤者不過略解之無而已茲遇憶秦樓覺其閒雅絕俗吐咳生風與室中之粥粥羣雌較真有霄壤之別女所賦詩

章。芊。絲。旖。旖。胎。息。溫。飛。卿。袁。自。愧。弗。如。遂。決。意。購。置。之。因。與。鵝。母。商。爲。女。脫。籍。鵝。母。始。猶。不。可。嗣。餌。以。多。金。乃。首。肯。袁。卽。挈。憶。秦。樓。居。湖。心。亭。擬。俟。秋。涼。後。偕。之。返。珂。里。此。辛。亥。七。月。間。事。也。未。幾。霹。靂。一。聲。武。昌。首。義。袁。於。浙。中。得。是。耗。亟。挈。憶。秦。樓。取。道。浦。口。北。上。轉。隴。海。鐵。路。歸。彰。德。謂。諸。妾。曰。吾。攜。一。女。參。軍。返。矣。他。日。爾。曹。當。從。彼。習。翰。墨。誠。爲。閨。中。之。良。好。師。友。也。諸。妾。漫。應。之。數。日。忽。奉。清。廷。諭。旨。召。袁。出。山。袁。謂。憶。秦。樓。甫。適。己。卽。蒙。政。府。起。用。其。福。命。之。佳。迴。非。諸。妾。所。可。及。異。時。厚。福。正。未。可。量。因。特。別。予。以。優。待。迨。袁。爲。總。統。凡。一。應。祕。密。文。件。悉。歸。憶。秦。樓。收。管。以。其。通。於。文。字。故。畀。以。是。職。蓋。示。寵。異。而。愧。諸。妾。也。諸。妾。頗。忌。之。贈。以。女。祕。書。徽。號。尊。之。實。隱。寓。諷。之。之。意。云。

第十四節 阿香軼事

袁爲總統時。自朝至夕。無晷刻甯息。凡會議要公披閱文件。按見外賓等事。皆有規定之鐘點。其休憩時間。惟午餐後入室小盹。不可謂不勤於所事矣。

當民國二年春袁以劇勞故致政躬不豫且時覺眼眩耳鳴心悸因延華醫診視（袁向不信西醫）謂其爲陰分虛弱之症擬方服藥迄無效果嗣有人推薦江南某名醫入京治袁疾其論袁之病原亦與前醫士同而治法不用參苓芪朮惟囑袁廣蓄年未十六之處女每夕挨次擇二人伴寢以少陰補老陽既久則諸患自愈惟不可以非禮相犯否則匪獨無濟於事恐病轉因之不起袁味其言有至理乃從之先於婢女中選擇不足則購置民女僞言爲府中給役人亦不以爲異於是羅致不下數十人輪流服勞不兩旬袁疾果漸次就瘳而卒未廢除是例顧諸婢中亦有姿首較佳而又情竇大開者一日與此老登徒子同衾未免有情誰能遣此烏能謂其不守禮義藩籬而加以求全責備哉未幾果有一段風流佳話發生特公府中嚴守秘密故外間無從得悉耳今請爲閱者諸君一述之先是侍寢婢中有名阿香者本浙西產而隨其父母流寓京師貌旣娟好性尤狡黠年事雖未及笄已早與

市中無賴兒，妍識密約，幽期指星誓水，已非一日。積久，珠胎暗結，而其父母不知也。及袁氏遍購民女，阿香之父母利其值，因割愛售之。女初猶倔強，蓋不忍遽忘所歡耳。既入府，知袁氏爲當今元首，遂移其愛所歡之心，而屬意於袁矣。每屆侍袁時，殷勤倍至，夜間起必數次，凡進參汁、淪、茗，諸務靡不悉心料量之。袁肢體常痠痛，阿香則握拳爲之搥擊，或以纖纖柔荑撫摩其遍體。袁極讚其耐勞，出諸妾上，頗思犯之，顧以尊卑名分所在，遂強制慾念。阿香若逆知其意旨，屢作媚態以昵之，矧同處一榻，則此情此景，何以爲情。袁亦把持不住，因有染焉。未及數月，阿香腹蓬蓬如鼓，諸妾覩是狀，知有異，乃婉言詰阿香。阿香竟直認不諱，袁卽以之置諸第十四人之列。又喜於晚年又獲一祥麟，彼烏知此腹中一塊肉爲無賴兒之血胤也。袁溺阿香，逾於他妾，而阿香亦持其寵異，凡有所求，袁無不允諾。阿香不忘舊好，請於袁，詭言無賴兒爲己中表，賦閒已久，欲謀一枝棲。袁資餽口，府中需人，綦夥，或可

予一相當位置袁可其請立飭侍從武官長補無賴兒爲衛士阿香喜甚蓋
喜其可獲與所歡常接近也公府定章凡購買品物皆傳庶務司員經承其
事阿香獨破格使無賴兒任是役員司詫爲奇事以保全飯碗計乃不敢致
詰第與同事者竊私議而已由是阿香每日必召某入以購物爲名實則
藉以敘話雖不敢顯然呈露穢褻狀態然苟無他人在袁則謔浪笑傲在所
難免在阿香自以爲蓋藏無迹其實早已爲人覷破機關矣其人爲誰卽洪
姨是也初袁氏諸妾中以洪姨最得寵眷而又極有勢力自阿香入選後事
事諂事袁務博其歡心而後止袁爲其所惑且在在信任之斯時阿香權勢
與洪姨較直欲喧賓奪主以故洪姨隱憾之欲藉端中傷彼以洩其忿惜未
得其隙也旣而微窺阿香與某衛士狀知必有異因隨地隨時偵察之此次
怪現象竟爲洪姨所竊視矚某尙留連未去亟往告于夫人謂香姨不知府
中體統擅招衛士入室與語設爲外間所知吾儕全體名譽爲彼破壞一齊

掃地。今若此，不得預爲聲明也。于夫人素秉正講求禮制，聞是語頗不謂然。怒而喏曰：畢竟是華門圭竇女，弗能登大雅之室。吾將往面斥之。洪姨乘間譖曰：妾聞彼衛士乃香姨請於老爺子（袁之諸妾及其侍從皆呼袁爲老爺子）而始得是職務者，其中保無他種關係。夫人幸加意焉。于夫人頷之。乃偕洪姨逕入阿香室，甫及門外，瞥覩衛士施施然面含喜悅之色，出遽見于夫人，亟旁侍壁立于夫人叱曰：若來此胡爲？須知此間非汝儕所能闖入者。今後脫再見，若殺無赦。衛士喏諾退。于夫人又呼阿香至，已前詰質。再四阿香弗敢聲，第含涕唯唯謝過不遑而已。于夫人悻悻去，俄而袁入室晝寢。見阿香淚痕，界面驚而詢之。故阿香給袁曰：妾日夕將臨，因召表兄某至，倩其便告我父母，不圖洪姨臆造蜚語，妾不敢與辯，是以泣耳。袁信其語，逕痛斥洪姨，不是洪姨。冰語曰：老爺子何明於治國而暗於治家哉！他日吾言自驗，恐爾日噬臍無及矣。原洪姨素爲袁寵，故肆無顧忌而敢出是語也。洪

姨於是思得一策，召其親信女僕潛晤某衛士，自言爲香姨腹心。今香姨不願居此，擬挾資遁而他去，祇以不識府中路徑欲煩君導引而出。某夕君俟彼於室外，幸毋誤。某聆此言，知阿香將偕己私奔，喜而諾之。又以茲事一經發覺，府中派偵騎四出緝獲，爲慮僕婦曰：堂堂一國元首，烏能爲一姬人而有此無謂之舉，動獨不慮醜聲外播乎？某信之，婦僕返報，洪姨乃先事戒備矣。屆時某果潛伏於阿香居室之外，以待忽巡夜武官至，遙見一人影驚伏，鵷行狀極詭祕，疑其爲刺客也。因叱問爲誰，某駭而掉臂狂奔。武官知必爲匪徒，自後燃槍擊之，適中某脅，某倒地而仆。武官鳴警笛，召衆至，縛之，則府中衛兵也。詰其夤夜來此，胡爲此際，某受創甚重，弗能置答。武官亟據情陳於袁，袁始信洪姨有先知之見，因執阿香嚴詞詰責。時洪姨在側，急僂言曰：茲事老爺子可無庸窮追底蘊，卽廉得其情，不特使老爺子增無量懊喪，亦且貽外人飛短流長之口實，妾意莫如以不解解之，之爲愈。袁曰：若言殊有

至理。然則將若何處置之。洪姨曰。茲有簡當辦法。逕指該衛士受某黨指使。希圖行刺元首。被逮後。已直供不諱。卽聲其罪而殺之。誰得而議其後。耶。袁躡其說。立飭武士戮某於馬廐側。袁又詢何以處分香姨。洪姨曰。此則非妾所敢與聞。夫彼老爺子之所最寵倖也。論其罪戾。固宜予以嚴懲。然彼平日能事事得老爺子歡心。設去此可人兒。他日更有誰人承斯乏乎。仍請老爺子自行酌奪可也。袁知其語含妒意。及回視阿香俯伏地上。求免啼聲宛轉。媚態愁容。呈集面部。狀殊可憐。不覺心爲之軟化。僅命囚之於他室。其事遂寢。迨分婉子也。袁計其時日不符。益信洪姨之言不謬。立斥之出。僞言香姨產後暴疾。致與所生子同殤云。

第十五節

翠媛與洪姨之關係

袁之第十五妾則爲洪姨之從女姪。其遇合之豔史。則此一段。溫香軟玉文字。述之真足供人研究之。大好材料焉。袁至中年以後。最喜狎青年處女。凡

年事越二十以外舉不足當其顧盼更何論此妻若妾乎蓋久以虛員置之也諸妾中惟洪姨之寵異始終弗衰然亦不過表面上之虛榮若夫床第之間久經斷絕關係矣先是述祖從兄有一女名翠媛玲瓏嬌小令人生憐以故洪姨極愛之當洪姨及笄時翠媛方呀呀學語及歸袁氏之夕甫登輿翠媛牽其衣喃喃曰我偕姑姑往洪姨因給之曰吾往市中購物少時卽返將携果餌啖汝速釋而手翠媛堅不可述祖及其從兄強攀之翠則臥地嬌啼不止洪姨輿出門數武猶聞小妮子喚姑之聲心頗惻然此後雖不與翠媛面而逕寸心頭時垂念不置每屆述祖來視已輒詢問之嗣隨袁氏偕返彰德月必通信數次每次皆道及翠媛爾時翠媛已問年十三餘矣迨袁爲民國元首洪姨請於表擬招翠媛入府藉敘姑姪久別情愫袁最寵愛洪姨遂諾其請於是接取翠媛至袁見之絕代麗姝也乃潛謂洪姨曰若女姪頗可人意較若之顏色尤姣好吾甚豔羨之惜與子名分所在（卽爲洪姨女姪

之謂。吾未便萌非分想不爾者。早據爲己有矣。洪姨聆袁語。大不謂然。然亦不敢逕斥其非。是因以謔語報之。曰。子旣摯愛彼。則竟可毅然決然爲之。奚必作此假惺惺狀態。第妾謂小妮子正屆妙齡。即使蒙如天福。得侍枕蓆。爲問能消受幾多時日。美滿之良緣。耶。妾爲君計。何事又造一重罪孽乎。袁知其際含醋意。一笑而罷。而亟欲致翠媛之心。未嘗稍輟。乃予以衣飾等物。無算。翠媛始猶間日必返。旣久。恆數月不歸。洪姨另闢一室。以居之。翠媛於無事時。輒至洪姨室。中小坐。敍話。有時往于夫人及諸妾處。輕盈和易。宛轉依人。諸妾無不樂與之親近。袁之姬妾旣多。性尤喜新厭舊。故洪姨之室。袁氏足迹不至者。已數年。於茲自翠媛居於此。袁意有專屬。凡休息或晝寢。悉移置洪姨室。翠媛每屈袁來。始則尙託故引避。迨相處旣稔。亦無所顧忌。袁故與洪姨戲謔語。涉穢褻。意在使翠媛聞之。或有見獵心喜之意。翠媛果爲所動。祇以洪姨在側。未敢唐突。而含情脈脈。咸在不言之中。其實洪姨早窺

之於微也。自思脫阻撓，或諫勸之不特。袁不聽己言，且轉增無限惡感。弗如直接請袁納之，固得博袁之歡心，亦可市恩於翠媛。他日爲己臂助，合力抵制諸姬，當得永固其寵。異計亦良得私議。旣決一夕，袁信宿己室。以此意上達袁樂，不可支撫其背。曰：「若真知我心也。」洪姨曰：「妾更有所請。」袁曰：「何說？」洪姨曰：「妾無他要求，惟冀以此豸（接翠媛）爲收科之寵愛。今而後乞勿再萌其他思想，脫仍故態復作，匪惟負妾且負翠媛矣。」君尙以妾言爲躓乎？袁曰：「吾聽子。」吾聽子。明日，袁以納翠媛之事，宣佈於衆。于夫人首先反對。諸妾亦附利之。袁怒曰：「爾曹苟不從吾命者，立逐之去。」諸姬莫敢撓其鋒，不語而退。袁乃出資使庶務司員爲之購置什物，踵事增華。在在務求奢麗。皆洪姨部署之。袁謂人曰：「今茲納翠媛，乃余最後之一舉。他日卽有安琪兒，其人者乃公亦不暇顧盼也。」衆笑應之。初，洪姨介翠媛事，袁本欲厚己勢力，不圖翠媛所欲，旣償後轉忌洪姨，挾有一部份權勢，因思攘而奪之，遂於袁前百計。

謀孽其短。袁爲所惑。漸與洪姨疎。洪姨知翠媛之傾軋已也。亟思報復。以雪私憤。於是思得一策。使心腹婢僕捏造蜚言。謂翠媛憎袁。衰邁潛與其某子私。是語竟傳入袁之耳。鼓雖未致遽信。然疑團在所不免。因質諸翠媛。翠媛自矢無他。由此袁防範綦嚴。誠諸子不許擅入。卽給役之侍從。非奉招呼。不敢妄履門檻。一步時。翠媛已有娠矣。袁頗懷疑慮。未幾臨蓐產一子。形似宛與己肖。心始釋然。厥後袁帝制自爲。蔡松坡將軍與唐繼堯於雲南稱兵反。抗警耗達諸京師。袁極憤懣。竟手刃翠媛及其所生之子。蓋一怒之下。頓觸前事不覺。出此慘厲之手段也。

第十六節 候補姬妾之異聞

總計袁氏之妻妾共一十又六人。此外則又有所謂候補姬妾者。其數殆不可僂指。何謂候補姬妾。蓋以正式姬妾中或有因病故者。或有因身犯過失。而遭斥逐者。或過夫條例名目繁多。吾當於後編詳細述之。茲處姑從略。

得於候補人員中挨次遞補此項人員大率於婢女中擇其尤者充數另設一管理人統屬之至管理人資格外間多謂其以多年之老僕婦承斯乏仍是擬度之詞實則使諸妾輪流值班每屆一月必易一人凡值班者尤有特別權利平時候補人之衣服飲食及一切度支均向值班者取給月杪值班者核其總數於內司務處領取（內司務專司袁之家屬用度俗稱所謂內帳房是也亦以女員當是任）聞逐月所需約千餘元之譜管理人悉從中侵蝕之至少有半數之利益此就利益上一方面言之也至責任所在亦甚重大候補人若有大過則犯之者與管理人同坐輕則予以斥責重則並囚之密室中論罪之大小定拘押時期之多寡宛似檢察廳有期徒刑之例然候補人於無形桎梏中亦有絕大之希望焉其希望所在設衆姬妾中有抱病者其時袁適欲臨幸該妾得於候補員內隨意擇一人庖代此一人一經品題卽聲價十倍以後卽提升置諸儘先卽補之列此端一開聞候補員居

室。內。每。當。夜。闌。人。靜。時。各。焚。香。燃。燭。匍。匐。蒲。團。上。喃喃。向。天。禱。告。惟。咒。諸。姬。妾。立。死。或。患。纏。綿。之。症。窮。年。累。月。不。起。則。已。庶。得。以。獲。實。缺。而。爲。代。理。異。事。亦。趣。聞。也。閱。者。諸。君。其。亦。啞。然。失。笑。否。乎。顧。或。者。謂。以。上。所。述。第。舉。袁。之。妻。妾。歷。史。似。與。洪。憲。宮。闈。祕。史。無。絲。毫。關。係。烏。用。子。曉。曉。爲。者。則。將。應。之。曰。余。之。所。以。詳。敘。而。不。憚。煩。者。正。爲。洪。憲。宮。闈。祕。史。下。一。註。脚。不。然。則。所。言。安。有。根。據。哉。卽。此。所。敘。諸。姬。事。蹟。試。問。他。人。有。此。窮。原。竟。委。而。搜。羅。材。料。若。是。之。宏。富。乎。聖。經。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此。之。謂。也。以。下。諸。編。卽。逐。次。入。於。洪。憲。時。代。矣。

第三編

洪憲太子與公主及皇孫孫女等之歷史

皇媳與駙馬附

第一節 大阿哥軼事十則

袁。世。凱。稱。帝。動。機。實。起。點。於。癸。丑。以。武。力。平。定。贛。甯。等。省。之。後。其。時。兵。威。之。盛。足。以。驚。慄。水。陸。袁。頗。顧。盼。自。雄。嘗。謂。其。所。親。曰。余。以。武。裝。與。若。輩。指。民。

（黨）相見不兩月而肅清東南半壁論其功當不在拿翁之下然拿翁恃其武功震蕩全歐竟覬覦大寶甘冒世界之大不韙余則極羨之慕之而弗敢效之也所親者唯唯而已此時楊哲子以今世大文豪資格正覲顏爲袁之爪牙袁鄙其素行無狀卒未予以信任楊久欲獻媚於袁藉以出人頭地庶可博其歡心而蒙重用適聞袁與所親者言自幸其有機可乘於是潛草一勸進表擬呈於袁又恐爲袁所斥因之獲譴遂游移弗敢唐突從事乃逕與袁長子克定商且出表示之要其爲己取決蓋克定與楊有密切關係也克定閱表文見篇中有『孫黃勢失渠魁遠去國中黎段名高將軍之寄閫內』數語極賞讚文筆警策謂可以動袁之聽又陰念此表若發生效力則楊之功當在首列莫此由己進呈或可分其半功因給之曰茲事吾父若允則子爲功之首如其不然則子爲罪之魁吾爲子計盍以是表畀我我代子陳之或可易於進言卽有咎戾吾爲子解釋得稍從未減且事關國體問題干

係綦大縱使吾父極躓子說然與子素未以腹心相許恐未必輕於承諾子慎毋出以冒昧也楊服膺其論越日克定果以楊之表呈袁覽袁閱畢笑而不語克定徐徐詢曰彼人文字之寓意所在極言時機不可失父惜若何袁熟視克定有頃忽謂之曰楊度爲吾間按之門下士敢上此表輕於嘗試耶是必有人主使者克定曰無之袁笑曰吾頗疑汝垂涎於大阿哥一席因授意於彼美其名曰爲吾計實則汝自計耳克定不敢置辯良久袁又曰此事果出於汝之意旨或者尙有商量餘地設爲彼也汝速反而表今後毋再以是語曉曉克定急自承袁曰吾方以保障共利爲名號召世界安得遽食前言今尙非其時或可徐俟諸他日是表吾姑存之汝寄語彼人當嚴守秘密勿爲外人道也克定喏喏而退轉告楊度乃相與潛謀進行其法不外以從事運動爲第一步着手厥後袁帝制自爲實張本於此矣

克定爲于夫人所生爲人極有機變而性尤堅忍其操縱人之手段髣髴乃

父特其權術與魄力則遜之幼時於讀書外輒好武事及長袁送之出洋赴德國入陸軍學校肄業迨卒業歸國其時袁適爲直隸總督克定請於父擬廁身軍界以冀發展其生平所學袁不可曰以吾之權力論卽不從事請託亦弗難獲上級官長之職然吾國軍制尙在幼稚時代規模未能一律完備汝苟力圖改良則必觸一般腐敗軍官之忌若曰因陋就簡焉夫亦何必博此虛頭銜以爲鄉里之榮哉須知是中况味而翁前已於小點練兵時飽嘗殆遍矣克定聆父言具有至理乃罷惟日事繙繹西洋治軍及練軍之法且參以己意著書立說期年後稿始竣事呈父覽擬付棗梨袁止之囑其勿宣示於人他日將另有用處未幾卽有項城新法練軍一書出現有知之者謂是書卽克定所著袁特掠其美刊行於世爲軍事家之模範其說殆非無因又聞克定兵事學洵爲近頃首屈一指迥非乃父所可望其項背袁實忌其成名故將是書攘爲己有以故克定頗不慊於乃父行爲然亦無可如何也

厥後袁爲民國元首時某要人請於袁擬舉克定爲全國模範軍軍統袁笑謝之曰雲臺（卽克定字）資格及程度尙不足勝一隊官排長之任烏能膺茲難鉅乎蓋忌之甚也克定亦逆知袁之意旨愈深自斂抑一日袁召諸子齊集課以所學毫無成績因嚴飭其不事正業終日惟溺於嬉游諸子皆誌諾退惟克定未去袁叩以邇來何所事事對曰日與五臺山雲溪上人研究禪學而已袁喟曰是野狐禪也烏可以有精神消磨其中耶汝當凜聖賢遺訓於實在上用工夫他日庶可有爲也克定頓觸心中憤懣乃冰語曰卽學得實在工夫兒此時亦無所發展不若優游閒適度此無聊歲月較爲愈耳袁曰誰教汝無所發達者克定徐徐曰父在兒不敢自專也袁悟其惜亟屏退左右曰汝試言之曰兒不敢言袁曰然則汝將有大志乎咄咄孺子欲爲曹丕耶克定曰吾不爲成湯姬發兒不得不學曹丕耳袁曰吾思之熟矣特恐人不我從徒成畫餅貽天下萬世笑奈何克定曰兒固知之第以時會

與勢力計。或可取而代之。易如反掌。藉曰。弗取。父固貫澈。當日就職時。誓言之初衷。不忍以大好共和基礎。自我手而顛覆之。然爲問五年屆滿。父解職後。不依然爲國家之公民一份乎。殊爲不值。父卽不自爲計。獨不爲子孫留餘地乎。袁意爲之大動。曰。卽吾爲之。安能遽出諸口乎。克定曰。茲事但得父曰諾也。兒當代爲部署。楊度等躍躍欲試久矣。疇昔勸進。表父甯獨忘之乎。袁笑頷之。且曰。吾甘爲汝作馬牛。成則汝之福。否則吾獨認其咎。汝好自爲之。克定欣然而去。越日遂有籌安會研究國體之問題發生矣。

當帝制呼聲最高時。袁之諸妾皆挾嬪妃貴人之希望。無不興高彩烈。甚有喜而不寐者。惟于夫人獨持反對態度。其反對理由。具有卓見。以爲袁氏世荷清室國恩深重。其爲民國元首也。係受隆裕后及幼帝之推讓而昇以政權。若帝制自爲。揆諸清帝退位之初衷。殊大相背謬。就令近頃國體不適用。共和亟宜改絃更張。改行君主專制。或立憲。然使他人爲之。則可。若出於袁。

氏。匪。惟。犯。天。下。之。大。不。韙。抑。亦。有。負。清。室。負。託。之。重。於。是。向。袁。諄。諄。勸。誠。袁。亦。爲。之。動。容。克。定。毅。然。詰。之。曰。母。固。婦。人。罔。知。世。界。大。勢。清。室。無。道。當。然。退。政。方。今。人。心。厭。惡。共。和。脫。再。不。亟。亟。改。圖。則。大。亂。將。啓。於。眉。睫。以。父。所。處。之。地。位。與。平。日。之。威。望。論。之。適。當。其。選。我。苟。不。取。將。來。必。爲。他。人。取。之。且。幼。主。既。以。大。權。畀。父。則。無。論。爲。民。主。爲。君。主。其。權。悉。操。之。於。父。清。室。未。便。干。預。不。甯。惟。是。曩。者。幼。帝。陷。於。四。面。楚。歌。之。地。設。非。我。父。力。承。斯。乏。遺。大。投。艱。兒。恐。彼。孤。孀。母。子。縱。不。爲。俘。虜。者。亦。將。逃。竄。異。域。安。得。穩。坐。京。師。享。受。四。百。萬。元。之。優。待。年。金。而。處。尊。養。優。哉。兒。爲。清。室。計。宜。感。紉。吾。父。之。不。暇。敢。有。後。言。乎。律。以。報。德。酬。庸。之。典。吾。父。卽。攘。其。天。子。之。位。而。代。之。亦。弗。爲。過。于。夫。人。惜。曰。無。論。汝。若。何。自。圓。其。說。吾。終。以。爲。不。可。汝。果。壹。意。進。行。吾。行。預。返。彰。德。不。忍。見。汝。父。若。子。他。日。爲。國。民。共。棄。而。懸。其。首。於。國。門。之。外。也。克。定。惡。其。語。不。祥。因。與。于。夫。人。大。起。冲。突。袁。亦。左。袒。克。定。于。夫。人。憤。極。誓。不。與。聞。其。事。嘗。謂。人。

曰雲臺陷。父不義。今而後。吾不以彼爲子矣。其耿介有如此者。克定之婦某氏（或云卽周玉山之女）頗自矜貴。而性尤驕侈。聞袁將帝制。自爲逆料。東宮一席。必屬諸其夫。無疑。於是夜郎自大。儼然以未來之太子妃。自居。平時除對於克定。稍稍純謹外。其餘凡袁之諸妾及服役之婢女。僕婦。無不矜持其態度。沈毅其語言。謂不如此。不足以母儀天下也。克定有一妾曰紅珠。勾闌中籍也。賦性極和緩。覩大婦作此種種醜態。因進以忠告。婦艷然怒曰。若敢詆我乎。叱婢女操杖責之。至體無完膚。克定意良不忍。責之曰。若尙未居皇妃之位。卽擅作威福如此。他日苟一怒者。彼曹不將無瞧類乎。婦亦反唇相譏曰。吾與子位處敵體。吾卽自作威福。子將奈我何。克定怒曰。吾苟有他日。甯不能廢汝而另册立他人耶。乃相與辯難。嗷嗷不已。宛似夢魘者之作。囁語亦趣劇也。

雲溪上人者。爲五臺山住持僧。相傳彼爲蒙古喇嘛。於前清時。曾爲西后所

病有效。故膺勅賜拄錫。此間也。僧自詡能知因果。決休咎無差誤。京師名公鉅卿。悉虔誠往謁。乞示迷途。言談頗有偶中。處衆遂游揚其術。以故名大噪。克定耳。僧名遂微。服尙商賈狀。往至則僧方高坐禪牀。與諸檀越共話。瞥覩克定。至卽趨前問訊。且曰。老僧早知貴人。今日必降臨下刹。命徒衆立寺門外。鵠候。今福星果蒞止矣。於是肅客入一別室。邀之坐。曰。貴人姑坐。此老僧與諸檀越略作周旋。卽來言已。自去。克定見別室中陳設古雅。無絲毫塵俗氣。坐久之。僧未至。因於室內小步。見案頭有小冊一緋。而閱之。乃逐日記事。薄其最後一則。有『明晨某時袁貴人命駕來寺』一語。克定詫爲異事。蓋以其有前知也。時僧已入室。合十謂克定曰。老僧因貴人下風。適屏絕一般俗客。故羈延時間。累貴人久候。罪過罪過。克定遜謝之。旣坐。僧自淪佳茗進室。克定曰。適聞和尚言。早知下走到此。敢問何以預知。僧笑曰。貴人詢老僧。以預知。老僧敢問貴人何以欲來。克定曰。我自慕上人之道。行高妙耳。僧曰。

其初貴人是貴人老僧是老僧正惟貴人賞鑒老僧之道行是貴人知有老僧老僧知貴人知有老僧正是老僧的道行老僧的道行他人不省得惟貴人省得以貴人賞識老僧道行之心適與老僧的道行相感觸老僧是以預知貴人今日必來貴人苟不賞鑒老僧道行則心中坦然無一物老僧道行上之靈明何得與貴人之心相感觸今貴人賞鑒老僧的道行而欲來老僧知貴人必來而預囑徒衆迎候窮源竟理仍是貴人有以自召之也老僧何與焉克定聆其語語洞悉禪機不覺五體投地乃要之爲己決休咎僧曰貴人欲使老僧決休咎乎老僧知貴人來意別有所問其以休咎兩字爲名者蓋藉此以試老僧耳老僧若逕爲貴人決之則殊負責人賞鑒老僧之心卽老僧亦自昧其道行克定亟易語曰此是下走誤處僧合掌誦曰不是貴人誤處是老僧誤處亦不是老僧誤處實老僧之有道行誤處克定憬然若有所悟因叩之曰敢問下走來意上人能道之否乎僧曰老僧能預知貴人必

來安有不知來此之命意之理。克定曰：上人既知之，試爲我。一言僧笑曰：貴人來意，非使老僧決休咎，乃欲決疑耳。亦非欲爲自己決疑，實欲爲尊甫決疑。蓋尊父之疑，旣決則貴人之疑不待決而自然冰釋矣。克定乃向之道隱事僧，力言其可，且促之從速進行。克定意始決，克定又曰：他日吾父登大寶當冊封，上人爲無上活佛，聊以酬庸。僧曰：道行是道行，活佛是活佛，然活佛終有死時，而道行可永永存在。若以活佛徽號爲酬報道行之代價，老僧弗敢承受。克定曰：然則上人將何所求？僧曰：老僧自有道行，何用道行以外之物。克定激賞其清高讚美不止。僧居五臺山，尙有一番婦與共，每屆誦經時，夫婦必迦跌蒲團，上喃喃如作夢囈，至其飲食則必饜酒肉，決非佛家所謂清淨塵根者也。特不解其操何術而有前知之明也。嗣聞該僧毫無道行，平時專喜交驩於各當道之騶從，嘗就之叩其主人之家世及近時之舉動，設其主者將蒞止彼處，其騶從必爲之預報，更以主者所求事告之，故該僧得

以售其術也。特其滿口野狐禪。隨機應變。足以動人聽聞耳。又該僧之婦。狀極喬野。而語言尤蠢蠢。人咸呼以女菩薩。卽克定與僧往來。旣稔。見僧婦亦以是稱謂之。真奇事也。

克定平時最喜狎妓。故京津兩埠花叢中。恆有其足迹。然獨往獨來。又極嚴守祕密。是以外間罕有知者。彼向與某蘄術之妓女小靈仙善。久欲購置之。充下陳之選。祇以畏清議。抨擊故未敢公然從事也。迨其父帝制自爲。克定偕六君子十三太保等日逐逐於進行事宜。遂無暇至小靈仙家。下顧小靈仙。疑其疎已。走倅招之。卒不至。實則克定對於該妓感情素厚。方擬他日已獲居東宮之位。行以嬪妃位置之。不料小靈仙誤會其旨。以爲與已絕也。遂憤而別。訂新歡。克定則茫無所知。一日忽憶及該妓。亟訪其香巢。甫入門。卽聞哀絲豪竹之聲。洋洋盈耳。鵝兒見克定至。擬入報告。克定亟止之。躡足往觀。見小靈仙正坐席間。侑酒與一富家兒。謔浪笑傲。無所不至。狀尤狎褻。克

定不覺妒火上焚。排闥直入。逕捉小靈仙之髮。批其頰。罵曰：賤骨頭。汝自謂以此身事我。不圖吾月餘未至。汝又與他人狎。吾異日行以貴人一席。予汝。汝竟無福消受耶。於是又語侵富家兒。稍稍辯論。克定卽喝令僕從痛毆之。且言捉將官裏去。富家兒畏其勢力吞聲。忍受而已。鴛母使該妓謝過。擬重申前議。克定毅然絕之。立購明珠挈之去。明珠者與小靈仙雖爲同院姊妹。花而平昔素有惡感。克定購彼將以之愧小靈仙也。該妓果悔恨交集。是夕卽雉經而死。

袁氏共有子十六人。最溺愛其第四子克端。以其沈默寡言語之故。當帝制發生時。諸子皆表示贊同。惟次子克文隱存反對之意。袁深惡之。克定夙知乃父忌己。恐其將來升遐時必以大寶傳之。克端卽使無廢長立幼之心。然克端爲人。寓機械於純謹中。莫能窺其城府。保無不生奪嫡之志。是以深忌克端。已達極度。乃設一祕密機關。陰羅致一般文人學士。及有武力之死士。

於門下厚其薪資優其廩膳食客竟有百餘人之多蓋爲他日効忠於己計也時楊度知其命意所在因詢之曰君胡畏一孺子耶克定曰子非視彼人乎彼極深遠有大志君自愧弗如且清世宗胤禛之前車未遠吾慮蹈其覆轍耳度曰皇上尙未正位而君已預爲異日地步可謂深謀遠慮第僕之意此際似可無庸計及此克定笑曰君畢竟書生見也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先聖已垂明訓况事關國家大計乎吾父年近六旬重以頻年來心血與腦力絞盡則晚歲之光陰殊不可恃一日竟賦龍飛設彼人早有戒備曩臍何及耶吾是以不得不預防也度服其論由是克定與人言必痛詆其弟不置且謂其爲庶母所出而克端亦銜乃兄刺骨每屈相值輒不交一語云

常新華宮大興土木時袁氏嘗與其妻妾子女言某處爲己之寢殿某處爲諸嬪妃及諸子女居又指定瀛台爲儲貳東宮克定曰瀛台乃清帝光緒幽囚之所父欲以載溘擬兒耶兒實不願居此間袁曰汝意將擇何處地點爲

當克定曰福祿居名義頗吉祥兒甚欲之擬於旦暮間鳩工趕先從事冀除修飾之俟工竣卽移居彼處也袁不語第微頷其首明日克定果飭匠拆毀原有之屋宇重行建築已更支配點綴務求踵事增華因潛與楊度商擬攫取雍和宮陳列品移置其中度讚其善於部署克定乃矯父命使人往雍和宮連載之庋藏他室一日袁以什物不敷應用命大典籌備處亦至雍和宮搬取使者返報謂早爲儲君所有袁怒甚召克定責讓備至曰若龐然自大儼然以東宮自居安知吾他日卽以是位予汝乎又安知吾於正位後而不冊封他子乎試問汝何所情而無恐也克定弗敢撓父怒急免冠長跽地上認過不遑袁色稍霽由是克定卽深自斂抑不復日逐逐於經營福祿居矣未幾大工告竣所費不資大典籌備處以未奉袁之允許未敢擅發工資轉叩克定克定曰是款處中姑先籌墊俟將來誰爲太子卽向誰索取也處長唯唯應諾而已

花元春者京師有名之妓女也。克定曾爲其狎客。當袁氏帝制自爲時。克定嘗謂元春曰。他日吾父踐天子之位。吾當爲東宮太子。將選汝入宮充貴人之選。強以溷迹風塵中。操神女生涯也。元春笑應之。因以大阿哥呼克定。自是凡屆克定至。該妓處。鴉母。鴉兒等咸戲以是稱。謂之克定亦居之不疑。會各省請願團入京。上書勸進時。各界皆有代表羣先與克定及楊度等接洽。度等忽異想天開。欲使妓女團請願以備一格。衆極贊同。度乃刊發無數傳單。遍散勾欄中。詭詞謂妓女若上一紙書將來袁皇帝登極後。無不膺其勅封。以爲榮。諸妓惑於是。言欣然應許。議旣成矣。欲擇一名字吉祥者領銜首列。迄未得其選。正在物色中。克定聞是耗。急往晤花元春。囑之爲妓女勸進總代表。元春不允。克定曰。汝非欲吾他日置汝入後宮乎。此舉卽千載一時之機會也。苟署一紙芳名。吾可進言於帝父前。討汝入宮以示寵異矣。他人尙百求而不可得。汝胡不爲耶。花元春爲之惑。竟從所請。當時一般滑稽家。

謂袁世凱強姦民意下及妓女克定笑謂人曰世安有強姦妓女乎似花元春與我之情愫已非一日今茲領銜請願不是強姦民意却是和姦民意的了。

袁世凱帝制自爲時與梁士詒楊度等商擬於南苑自練一軍旣以爲干城之衛且藉資耀武於衆謂之爲皇帝兵識者識之時袁之第四子克端觀覲東宮之位陰蓄死士若干擬俟乃父將來薨逝後以備爲奪嫡帝步克定因引以爲患與三數門客密議欲招募一混成旅名爲全國模範團實則爲抵制克端計命名曰太子兵因未敢自專乃請之於袁袁大不謂然曰皇帝兵名自古來歷代帝王均有之至太子兵則何所取義卽古來太子奉父命提一旅之師出征亦未聞有另立命目而以太子兵之名稱於世者此舉萬不可行其意蓋深忌之也克定知乃父之微指遂中止然嘗對人言乃父專制

袁世凱長孫名家融者克定之所出也年十一儀表非凡亭亭玉立克定甚愛之恆與其妻妾言此子龍璋鳳姿頗具一表帝王相他日正未可量也及袁欲爲帝克定欣然謂妻妾曰吾曩謂此子必有九五之尊今果然矣妻妾問之故克定曰今吾父由民國元首一躍而爲帝國君主異日升遐後授歷代人主立嫡立長之條當傳位於吾吾龍馭上賓必傳位於此子他人安有是福命乎由是家人對於家融咸以皇孫呼之而家融亦居之不疑云

第二節 皇二子之歷史及其文學與疏狂態度

袁氏第二子克文字豹岑亦號抱存袁之三姨太所出也（或云卽高顏姨太之子）爲人美豐姿工修飾尤天姿過人幼時讀書卽過目成誦袁甚溺之曾聘吾揚江都諸生方爾謙（字地山）爲諸子傅方工詞章善口給語言尤詼諧百出每出一語輒令人絕倒自爲袁傅後默察諸子性質皆碌碌惟克文則賦性疏狂倜儻不羣方以其性情頗與己合獨垂青眼克文素諗方

非。凡。庸。者。亦。傾。心。事。之。以。故。師。弟。間。極。稱。契。合。居。久。之。盡。得。方。之。衣。鉢。真。傳。焉。雖。負。師。生。名。義。而。謔。浪。笑。傲。無。所。不。至。蓋。不。拘。形。迹。也。會。屈。上。已。都。中。名。流。咸。假。陶。然。亭。續。永。和。修。禊。故。事。方。亦。與。其。列。是。日。曾。挈。克。文。與。俱。主。席。者。爲。朱。古。微。待。郎。以。卽。事。聯。句。命。題。衆。應。之。時。克。文。年。甫。十。四。齡。躬。茲。盛。舉。不。覺。見。獵。心。喜。潛。告。方。爾。謙。擬。附。唱。和。人。之。列。方。笑。而。介。紹。於。主。席。者。朱。作。謔。語。曰。孺。子。亦。詩。興。勃。勃。耶。克。文。笑。曰。孺。子。苟。不。詩。興。大。作。者。亦。弗。戾。止。是。地。朱。遂。使。克。文。次。居。最。末。於。是。遙。吟。龍。唱。逸。興。遄。飛。矣。比。飛。觴。至。克。文。克。文。不。假。思。索。卽。爲。之。續。曰。『落。葉。滿。天。聲。似。雨。關。卿。底。事。不。成。眠。』闔。座。皆。擊。節。歎。賞。不。置。朱。素。以。詞。章。家。名。於。當。世。者。也。卽。事。詩。旣。成。衆。又。議。各。著。令。詞。一。首。謂。於。朱。朱。以。閨。中。春。陰。出。游。命。題。蓋。以。是。日。微。雨。亦。卽。景。題。也。俄。而。衆。作。成。朱。一。一。閱。之。至。克。文。著。乃。浪。濁。沙。上。下。四。闋。其。詞。云。疎。雨。滴。青。簌。花。壓。重。擔。繡。幃。人。倦。思。慊。慊。昨。夜。春。寒。眠。不。足。莫。捲。湘。簾。羅。袖。護。纖。纖。怕。拂。香。奩。香。

爐香倩侍兒。添爲甚。雙蛾長鎖翠。儂也憎嫌。幾日病淹煎。昨夜遲眠。強移小步鏡台前。雙鬢澹烟低。髻滑自也生憐。不貼翠花鈿。懶易衣鮮。碧油衫子。褪紅邊。爲怯游人如蟻擁。故揀陰天。朱闥畢笑。謂方曰。此子卽公之高足乎。他日定當青勝於藍也。方頷之。衆又以『酒』『怨婦』爲詩。鐘題者克文拈筆成二語曰。『但使主人能醉客。』『悔教夫婿覓封侯。』用成語。此已出宛然天造地設。無牽強之病。座客皆自歎弗如。由是名鵲起。凡都中有詩酒盛會。無不先期折柬邀之。戾止而克文以髻齡童子。竟於文壇上佔一位置焉。厥後其父爲民國元首。克文決不與聞政治。出資築別墅於西直門外。顏曰宣南別舍。其中隨設秦磚漢鼎。晉碑唐帖。及一切古書。終日惟與三數知己。以詩酒自豪。與游者皆一時知名士。如易實甫。謝無量。陳三立。陳石遺等人。當時有宣南七子之稱。而以克文居其首。論者擬克文爲曹子建。未免推崇過甚。然其風流自賞。謂爲名士。殆允無愧色云。

克文與克定固異。母所生而其性質亦迥然大別。克定凡對於人言最喜鋪張揚厲。如己之家世阿父前清時之官階與民國時之位置及政績無不一道及克定則大異。是且頗不以乃兄爲然。背地間有微辭。謂克定爲純粹世祿之子。以故昆弟間時起勃谿。袁嘗召諸子至。已前叩以素志。有謂其欲顯親揚名者。有謂其欲廁身政界者。有謂其欲營謀實業者。惟克文則默然無所表見。袁詰之。故克文曰。兒不願售世。但求壽世。袁問以壽世之其若何。克文曰。名山著述垂示後人。此上焉者。如其不能。則以一簣一笠放浪江湖。無心利名。不求聞達。一旦長逝。或者留清高之名傳諸永久。後世人考其事蹟。閱其著作。猶得津津掛諸齒頰。間供其歎歎。憑弔兒之願也。袁笑而斥之曰。若欲博清流之名耶。須知清流大雅乃名教罪人也。吾不願聞汝志。克文喑喑退。由此袁深惡之。當帝制發生時。克文卽首先反對。謂其母曰。兒必往諫之。其母急止之曰。汝父蓄此志久矣。重以汝兄之慫恿。楊度等之請願。茲

事已成。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汝卽往諫之。匪惟無濟於事。適足逢汝父之怒耳。克文毅然曰。兒明知無可挽回。然不如是不足以盡父子之情。兒實不忍阿兄陷父於不義也。母弗能止。比進諫。袁不聽。且大加申斥。謂孺子挾書生之見。烏足與論天下事。克定更從旁媒孽之。幾遭夏楚。克文返泣告其母曰。吾父壹意孤行。假籌安兩字爲欺人之具。居然想做袁公路。果爾他日。吾袁氏無噍類矣。兒將從此披髮遁入大荒。隱姓埋名。與樵夫牧豎相終始。兒非慮巨禍將作。預謀安全地以保全首領也。實欲保存袁氏一脈耳。欲舍母而去。兒實有所不忍。欲要母偕行。又恐重傷老父心。奈何。其母見其情詞決絕。恐將實行。因密囑家人嚴防之。克文遂不得去。自是卒不與父面。至袁彌留時。始詣榻前問疾焉。

克文居京師。向不與政界諸公道往來。雖一宴會。亦必嚴詞拒絕。一日有某省請願代表入京。因有其他要事。欲以私人名義見袁。面述因要克文爲介。

且餽以盛禮。蓋某代表誤以克文與聞政治也。克文亦知其誤。乃使使璧禮而告之。故某代表弗可要求。益力明日躬往其私宅。請謁辭不獲見之。適克文正屆午餐。狂吸勃蘭地酒。已微醺矣。聞某代表呼以皇子適觸胸中積忿。遂效灌夫之罵座。顧某代表而喏曰。若以皇子視余乎。眸子盲矣。須知乃公固薄功名富貴而不屑爲。豈肯爲茲事乎。若欲覲見吾父先容者。不乏其人。若今請託吾當挫乃公二十年名譽。若當賠償之。今從寬不汝咎也。若速去。毋來此溷。乃公事因呼僕從立逐。棄出。更舉其所餽送之禮物。擲諸大門之外。某代表懊喪萬狀。徒呼負負而已。

克文在京曾訂一所歡愛情。旣深蹤跡亦密。聞所歡名秦玉琴。貌僅中人。姿工書翰。精詩詞。初爲大家姬妾。旋因所天逝世後。不安於室。遂遭大婦斥逐。因賃屋別居。雖未操神女生涯。然暗藏春色。苟有相當之人。亦可屈已相就。以故克文獲與玉琴密邇焉。聞遇合之始。乃由某名士介紹。女極愛才華。以克

文頗負文名。一見如故而克文之觀念亦與女同。兩人乃結不解緣焉。當初次留髡時。玉琴要克文賦詩以誌紀念。克文因賦二章云。簾捲飛花落硯池。掃肩才子坐璇閨。兩山烟雨青如許。猶似雙蛾半蹙時。詩狂生性與卿同。遣世搜奇興不窮。聞說綠窗嫺劍術。白雲深處禮猿公。玉琴極讚其工。女著有賸吟草一卷。出而就正於克文。讀之覺其名篇佳句。美不勝收。五言如子夜歌云。憶君君不來。留君君不住。妾夢出門時。君夢歸來路。五律如游甘露寺云。斷崖蒼鮮路。畫意有無間。薄暮客停棹。亂雲僧閉關。鷗心四時靜。草色六朝斑。誰與話招隱。沿江漁父還。其題自畫梅花末句云。今霄圖畫裏。聚得美人魂。七言如宿嚴靈寺云。古寺秋從黃葉老。隔溪人帶斷霞來。其游山塘云。柳外飛花輕似夢。亂隨紅雨過長亭。又其惜春一絕云。東風一夜剪紅綃。深院何人唱綠腰。二十四番花信裏。教人一度一魂銷。又秋夜感懷云。今夜名花總覺空。淡雲零落五更風。待兒不省愁多少。尙說年時燭影紅。自題。

小影云。白鶴招來駐歲華。雲山深處是兒家。四圍只愛松陰滿。懶去瑤台掃落花。深林一片翠雲流。何處裝成十二樓。且坐石牀閒點筆。任憑松子落高秋。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記其與克文定情之夕。口占二絕云。寧斷紅絲不斷情。此生情重此身輕。當壚雪得文君恥。祇要郎才似長卿。爐香裊裊漏遲遲。天上雙星欲渡時。曉起笑依花細數。春風開到幾枝枝。克文絕愛其才。歎爲弗如嗣。乃別營金屋以貯阿嬌。克文無日不來。玉琴亦無克文不樂也。迨其父帝制自爲。克文滿腔忿懣。無可發洩。恆寄情於楮墨間。女亦依韻和之。且隱寓勸慰之意。克文始爲之稍解。未幾玉琴膺暴疾卒。克文哭之哀。製詩輓之。更遍求濟內知名士爲文以誄之。亦可謂鍾種子矣。

克文文學既優。而酒量尤豪。在京時。凡無政治上臭味者。每有讌會。但得折柬邀之。彼無不欣然而至。席間議論風生。更含有滑稽的意味。苟出一語。滿座必爲之噴飯。至酒酣耳熱之際。則疎狂尤甚。克文有父執某公者。前清老

官僚也。至民國時代，彼遂以遺老自居，絕對不廁身政海，以故克文恆與之過從焉。顧某公有一種特性，對於新人物，輒鄙夷不屑，道設其人爲前清科甲出身，彼悉禮貌有加。克文當束髮受書時，卽薄科舉而弗爲，雖經師父督責，卒未青一矜。故某公常以質美未學，譏之。克文以其爲父執，弗與之較。然其心實厭惡其腐敗也。一日，陳石遺有詩酒會，克文曾與其列。某公亦在座焉。酒半酣，某公適觸發胸中鬱抑，又痛詆新人物，不置且語侵克文。克文不耐其噪聒，因以冷語詰之曰：是地乃詩酒會，非談論國家大事處。其中更無一新人物在。公言果何所指耶？然吾以爲進今新人物固無一是者。爲問從前舊人物當國時，其內政若何，外交若何，措施國計民生之能力之手腕，又若何？公試有以語我來，如謂有所作爲，何以愛新覺羅氏二百數十年之大好河山，適於此時顛覆哉？吾謂斷送清祚，蓋一般舊人物之成績。公亦與有功焉。某公受此譏嘲，雖無正當理由與之論難，而心實不服。於是強詞辯辯。

不。已。克。文。笑。而。不。答。及。賦。詩。乃。借。題。發。揮。語。語。有。激。射。痛。罵。某。公。而。夾。以。諷。諧。之。筆。使。人。無。地。自。容。某。公。懊。喪。至。不。可。名。狀。欲。藉。筆。墨。以。抵。制。之。而。氣。令。智。昏。百。覓。竟。無。一。語。乃。不。俟。散。會。卽。去。克。文。拍。手。笑。曰。老。奴。今。日。急。煞。矣。其。疎。狂。有。如。此。者。

克。文。性。嗜。骨。董。凡。彝。鼎。金。石。碑。帖。字。畫。等。物。苟。有。當。意。者。不。惜。出。重。金。購。置。之。以。故。各。省。販。賣。骨。董。家。皆。齊。集。部。下。登。門。求。售。其。私。第。中。另。龔。除。客。室。三。楹。牀。帳。被。襪。陳。設。極。完。備。以。供。遠。道。古。玩。客。下。榻。於。此。更。設。有。常。餐。任。客。享。用。不。取。值。惟。俟。交。易。就。緒。後。除。應。給。之。門。例。二。成。回。扣。外。酌。量。予。若。干。爲。僕。從。酬。勞。大。率。視。買。賣。之。大。小。定。酬。資。之。多。寡。而。已。故。僕。從。對。於。來。客。輒。加。意。優。待。之。固。仰。體。主。人。之。意。旨。實。亦。因。有。利。可。圖。也。一。日。有。吉。林。客。賈。一。玉。佛。報。至。闈。者。介。之。入。見。克。文。視。玉。佛。長。可。三。尺。餘。係。羊。脂。琢。成。色。純。白。無。暇。疵。之。可。指。真。曠。代。罕。有。之。物。也。於。是。愛。不。釋。手。因。詢。以。價。值。若。干。客。自。述。此。玉。

佛爲先世傳家寶。素祕不示人。近以生計維艱。不得已乃求善價。而估擬得值。回籍設一市廛。藉資謀生。聞公子爲當世大賞鑒家。故不辭跋涉而來求售。公子果愛此者。請給我五萬元。代價克文。知其爲希世物。因慨然予以三萬元。客嫌其少。請益之。雙方增減。至四萬元。客始首肯。卽錢物兩交而去。未幾。清宮有以失寶事。赴地檢廳提起訴訟。所開之失單內。確有克文購買之羊脂玉佛一尊。先是克文購此玉佛也。曾出而以示其契友及各骨董家。藉資炫耀。蓋嗜古者之普通癖也。自清宮之盜案發生後。有好事者。曾洩其事於地檢廳。廳長正欲緝盜追贓。聞是耗擬往晤克文。時袁氏方帝制。自爲勢燄熏天。設一日以茲事陳請。恐獲罪欲因未敢造次。再三思議。惟有轉白司法總長。請示辦理。總長逕詣克文告之。故且叩以有無其事。克文曰。事誠有之。然此玉佛。余係以四萬元購諸吉林客者。至爲清宮失竊物。吾烏乎知清宮果需此。蓋以原值償我。吾亦可割愛畀之。若曰不給金而取之。然則是寶。

物。乃。爲。吾。所。竊。乎。余。誓。不。可。總。長。曰。吾。有。一。說。在。公。子。姑。俯。聽。之。方。今。元。首。將。晉。位。爲。天。子。凡。清。宮。寶。物。悉。得。爲。袁。氏。所。有。何。論。區。區。一。玉。佛。乎。公。子。此。時。曷。不。欲。取。姑。與。耶。且。案。關。失。竊。公。子。雖。出。資。購。自。他。人。之。手。然。事。涉。嫌。疑。彼。清。宮。縱。不。敢。直。接。與。公。子。大。開。談。判。然。難。保。人。不。從。而。議。其。後。也。公。子。一。澄。思。之。克。文。不。可。總。長。乃。要。於。克。定。間。接。白。之。袁。袁。怒。克。文。無。狀。使。人。傳。語。克。文。曰。速。將。此。物。出。否。則。法。律。具。在。余。不。能。爲。汝。庇。也。克。文。知。乃。兄。與。聞。茲。事。玉。佛。必。爲。之。中。途。攘。奪。心。頗。不。甘。於。是。思。得。一。策。亟。邀。總。長。至。出。玉。佛。置。案。上。曰。清。宮。將。索。還。故。物。乎。曰。然。克。文。不。俟。其。詞。畢。遽。取。玉。佛。擲。地。鏘。然。一。聲。斷。數。截。矣。總。長。貽。愕。曰。公。子。胡。爲。克。文。曰。吾。拚。擲。四。萬。元。於。虛。牝。清。宮。犧。牲。一。玉。佛。揆。諸。公。理。私。誼。兩。方。面。損。失。甚。均。平。君。盍。掇。拾。此。片。片。玉。屑。璧。之。也。總。長。徐。徐。曰。公。子。亦。太。惡。作。劇。矣。乃。命。侍。者。檢。碎。玉。而。去。

克。文。放。誕。風。流。不。修。邊。幅。居。京。時。嘗。布。衣。草。履。獨。自。攜。酒。一。瓶。餉。核。數。事。徒。

步出西直門外往清花園一帶遊覽。遇田間野老，則要之席地坐，詢其姓氏。叩以里居，促膝絮絮話桑麻事。更與之言里巷瑣屑，以爲樂。至興高彩烈時，則拍掌狂笑，或出酒餚陳列地上，邀與共飲食。畢輒僞作滿色，向之索錢。謂此一酒一餚，其值不貲，須償我十金也。不則行捉將官裏去。野老懼甚，泣而長跽求免。克文乘其匍匐地上時，急走而去。有頃，野老始蹣跚起，不見克文。方左右顧，卽遙覩其立於數十武外，笑而言曰：適與子偶爾惡作劇，汝勿介介。酒瓶一具，姑爲我收存之。明日行攜佳釀來與爾傾杯一醉，汝仍於此地候我也。言已，逕去。野老初不知其爲何人，第覺其舉動奇異，熬喜跳擲，乃呼之爲瘋漢。厥後，克文每屆出城，必有小兒十數輩尾隨於後，大呼瘋漢，不止。克文毫不以爲忤，竟矢口笑應之。且行小兒且益衆，更圍繞數匝，不得脫。探懷取銅元，擲草地上，小兒爭拾之，乃乘隙歸。

相傳克文夙聞蘇州小萬柳堂收藏甚當，欲往參觀，祇以與主人廉泉氏素

未謀面。又未便。唐突從事。乃藉一紙書爲介。因馳函致廉泉。述已意。廉泉素知其爲風雅士也。立即答覆。謂公如下。顧僕當下榻以待克文。得書祇攜短僮一束裝南下。既抵蘇。假逆旅以安。被襪明日。親詣廉宅。聲稱欲謁主人。閽者見其衣履樸素。知非顯者。先叩以來謁主人何事。克文告之。故閽者笑曰。窮措大亦賞鑿骨董乎。骨董真不值一錢矣。克文聆其語亦不之怒。第詢以主人在家否。閽者首他顧。若未聞。既而徐徐冰語曰。若詢吾主人乎。吾主人於昨日偕友。既往無錫。惠泉山去矣。若來胡晚。盍去數日後再來也。克文曰。渠約我至胡爲。又他去。誠百思莫得其故。閽者聞是語。急致詞曰。主人既與先生有成約。然則客果爲誰。速告我。克文乃出名刺一予之。閽者曰。實告客主人。尙未首途。吾入白之。客稍待。於是匆匆入少頃。則見廉泉已倒屣出迎矣。肅客登堂。倍極優禮。閽者至此始悉。所謂窮措大者。乃當今未來之皇二子也。趨承奔走奉命。唯謹。克文以冷語侵之。曰。若胡前倨而後恭也。閽者弗

敢聲惟匍匐。謝過自撾克文。轉笑慰之。與廉泉決不道及其最初之無理狀。王湘綺之入京也。挾其玩世不恭之狀態。盡人而戲侮之。卽袁氏亦受其狎。一日。熊希齡讌王於六國飯店。遍邀京師名下士。列座克文亦與其列。時王湘綺高坐席間。抵掌雄談。大有旁若無人之概。謂近頃天下無一通人。幸賴有己爲中流砥柱。他日己死後。則斯文墜地。繼起恐無其人。時諸名士第唯唯而已。惟克文斥其所言之非。於是相與舌戰。至一旬鐘之久。兩方雖未見勝負。然湘綺欲出一語以折之。竟弗能因詢。熊希齡曰。此子何人。熊以袁氏二子對湘綺。曰。不圖彼竟生此跨竈兒。是子真不弱也。較乃父之不學無術。奚翅霄壤。今而後。吾不敢輕視天下士矣。克文亦遜謝之。及王居京師。數月。每屆暇時。必折柬邀克文。敘話吐咳。風生莊諧。雜出或賦詩填詞。敲詩鐘。凡諸著作。皆能標新領異。王謂其爲後來之秀。迨王返湘南。克文曾爲之祖餞。並贈詩誌別。亦藝中之佳話也。

第三節 袁諸子之歷史及其行狀

以上所述。其不憚縷晰。詳細敘之者。以克定。克文。於洪憲帝制。有正比例。與反比例的之關係也。其餘諸子。則皆在無足重輕之列。本無可紀之價值。然使其略而弗載。則又未免有掛一漏萬之弊。吾今於此。不得不一點掇之。以備閱者諸君之參攷焉。按袁之第三子。名克良。字讓之。二姨太之所出也。與克文爲同母弟。昆行爲人極和平。謙順。雖販夫走卒。報必以禮。特其人無遠大志趣。一生行事。不越乎理法範圍之外。質言之。蓋亦庸庸濁世之佳公子也。幼習儒書。及長。曾入清華學校。肄業。旋以考試得最優等。派赴美國游學。未及期年。因病回國。遂輟學。是年娶同邑張氏女爲室。卽張鎮芳之婚也。生子一名家璋。

袁之第四子。克端。其行狀。余已於前節言之。綦詳矣。克端爲三姨太所出。袁以寵其母。故遂愛及其子。矧克端幼時。膚色皙白。相貌魁梧。又機警過人。沈

毅有大志。袁是以愈溺之。謂他日光大。袁氏門閥者非此子莫屬。克端因亦恃寵而驕。及長其賦性極谿刻於弟昆間。事事不肯讓人。已佔優勝。復於父母前媒孽諸子之短。以故諸子受袁氏鞭撻者時有所聞。卽克定亦弗能免。克定深惡之。故袁氏稱帝時。克定恐青宮一席爲克端所攘奪也。袁曾爲克端聘黃氏女爲室。未娶而夭。殤復聘於吳。卽吳重燾之女。克端聞吳女貌寢陋。意將弗娶。遂停妻納妾。旋爲吳氏所控。不得已乃娶焉。結褵後夫婦積不相容。女歸母家。以居誓不歸。不啻爲無形之離異。未幾妾生一子。名家璫。聞克端爲德國陸軍學校畢業生。富於軍事。上知識彼自謂方今借大中國無一知兵者。其言之夸大有如此者。

五子克權。袁之第六妾洪姨太所出也。爲人蠢蠢姿質尤魯鈍。幼時讀書隨誦。隨忘。雖日事鞭撻無効也。比長不務正業。性尤嗜賭。日與其族戚中子弟呼盧喝雉。縱一擲千金。亦所不恤。初袁之家庭間定章凡諸子年未成童者。

月給資五十元。弱冠者倍之。長而授室者再倍之。時克權尙未娶也。以有限制所入之資供諸無底之賭博。區區百元到手立罄。不得已乃索諸其母。母以愛子故如其欲。予之弗足。又稱貸於諸兄。諸兄初猶應命。繼應其久假不歸。乃靳而不與。因之弟昆間大起齟齬。洪姨仍意存左袒。事爲于夫人聞知。白諸袁。袁怒而撻克。權謂洪姨曰。不圖吾生此敗家子也。於是閉諸一室中。不令出。洪姨力爲子緩頰。袁可其請。嚴令其不准再踏前轍。詎克權甫釋禁。則又杳不知所之矣。袁揚言欲致其生命。洪姨恐陰使人往告克。權命勿返。凡有所需已解囊供給之。有時偶歸。弗與。乃父面惟匿居密室中。招母來索金。有所得卽去。待從不敢告袁。故袁亦無從知之。

六子克桓。袁之四姨太所出。幼時卽喜繪事。信筆塗抹。粗有可觀。旣長。袁卽使之入測繪學校肄業。每屆攷驗。成績輒爲諸生之冠。雖教員亦自歎弗如。迨卒業後。京師某大學校聘之爲該校測繪科主任。克桓無意執鞭於教育。

界因婉却之。深居簡出。不越戶庭。一步。惟日以繪事爲樂。嘗繪天下名山大川及各處風景。懸諸壁間。有見之者。疑其爲鏡。機所攝。莫辨其出自丹青手筆也。可謂於美術界中佔一位置矣。及袁氏帝制。自爲於新華宮。大中興土木。凡一亭一樹一草一木之佈置。點綴皆克桓爲之支配。先繪圖進呈。袁覽所有部署。輒稱袁旨。於是每繪一圖。袁必給予珍異之物品。一次或以金錢賜之。以資鼓勵。蓋以克桓生平別無他嗜。惟視錢爲生命。第二今稱量予之。蓋亦投其所好云。

七子克齊。三姨太所出也。早年多病。長而體質脆弱。擬入學校肄業。而不耐辛勤。乃就子評星相。諸書潛心討論之。既久。頗有心得。且決事皆命中。無或稍爽。袁欲爲帝。曾遣克齊爲己推算。是否有大寶之分。克齊力言不可。且對父涕泣。袁怪而詰之。故克齊不言。袁怒而斥之。退。克齊告其母曰。父若執意爲帝。是違天也。違天不祥。匪惟帝位不能得。且元首一席亦弗克。永保匪惟。

元首弗克。永保吾恐……語至此卽止。其母惡其語涉躐。責讓倍至。克齊不之較。第長嘆而已。厥後袁果因帝制失敗而死。克齊之言竟驗。亦異事也。袁之第八妾葉氏者。揚州產也。能耐勞操作。無異婢僕。爲諸妾之冠。故袁氏甚愛之。而所生之子女亦較多於他妾。計侍袁近二十年。產女三子。二長曰克軫。次曰克玖。卽袁之第八第九兩子也。克軫小時了了。與常兒等。惟克玖貌美質純。當六七齡時。見人執禮甚恭。而語言進退間。無失言失步之虞。袁寵愛倍甚。謂此子骨重行篤。諸兒咸弗及也。民國二年冬。黎黃陂入京。袁卽以瀛台爲其駐節所。爾時兩家契合。過從頻仍。卽內眷亦時相往來。一日于夫人邀黎夫人飲。讌席間。袁之諸子出見。黎夫人覩克玖亭亭壁立。宛然玉樹臨風。頗愛之。及與語。則又應對中綦問。以年齡若何。答云十三。黎夫人曰。公子乃載福相。他日前程正未可量也。嗣于夫人聞黃陂有一女。其年貌雅與克玖稱欲聘之。爲媳。商於袁。袁以爲躐。乃倩朱起鈐阮忠樞向黃陂乞婚。

黃。陂。亦。頗。愛。克。玖。遂。許。之。於。是。兩。家。聯。秦。晉。之。歡。矣。自。餘。如。十。子。克。堅。十。一。子。克。安。十。二。子。克。度。十。三。子。克。相。十。四。子。克。捷。十。五。子。克。和。或。就。傳。於。家。塾。之。內。或。甫。脫。離。襁。褓。之。中。均。無。可。紀。之。必。要。余。不。妨。姑。從。其。略。焉。

第四節 洪憲公主之韻事及豔史

袁長女名淑賢。高麗姨太所出也。與克文爲同母兄妹。行然。克文旣雅負才人之目。而淑賢之文學。亦不亞於乃兄。特其著作。未傳於世。故外間不及知耳。淑賢工詞章。善書畫。尤喜質疑辨難。一日。觀六朝史。有未明瞭處。欲請業於克文。適克文晝寢。乃口占二句。嘲之曰。欲問六朝興廢事。何人扶起睡魔頭。時克文已醒。聞妹語。笑曰。妹嘲我乎。六朝人無一不在睡夢中者。阿兄那得不高臥耶。淑賢隨口又占二句曰。若羨六朝人。夢夢阿兄何事。睡還醒。克文竟無辭以折之。其機敏如此。有友以蔡文姬畫幀倩克文題者。三易稿而意未愜。淑賢見。兄搆思甚苦。因詢之。故克文告之。淑賢曰。妹爲兄。易末二語。

則是詩。卽有精采矣。於是拈筆續之。曰胡茄十八從頭按。可似琵琶出塞聲。命意遺詞俱極蘊蓄。彰德有二泉亭者。爲前明古蹟。每逢春日。士女皆往游焉。克文亦偕其妹往。二泉在山腰。欲覘其蹟。須徒步拾級上。時綠草茸茸。叢如縵。其色嬌麗可愛。克文且行且與淑賢聯句。淑賢中有二語云。祇可小添花徑色。那堪輕受馬蹄痕。真佳什也。又淑賢嫁最晚年。二十餘。尤待字閨中。記其送三妹淑婉于歸詩云。井臼親操爾。莫辭梁家風味。自堪師久研。三百篇中旨。第一毋忘戒。且詩婉而多諷。可謂深得風人之旨矣。淑賢作詩最喜翻案。其咏懷詩云。青山只恨無知己。白雪何嘗不媚人。詠蠟燭云。若嫌話短。更還短。只爲心多淚。愈多又賦無題云。醉淺詩猶斂。香多夢未寬。又與克文分詠雪花詩云。緣知天女空中散。會向將軍甲上飛。克文讚其壓倒元白。淑賢爲世廉養女。曾隨世廉入蜀。所過之地。輒有吟詠。如溫泉懷古云。飲鹿槽邊野鹿過。鬪雞坊下曉雞訛。名香氣與邊烽接。碎錦浮如戰艦多。已聽驩

聲來少海從教愁緒隔橫河朝元閣上懷仙曲未抵滄浪孺子歌夜雨淋鈴
還向秦咸池猶在費逡巡紅牙豈是歌成拍金線何曾繡得真月似橫波龍
尾道山如浪撲馬頭塵當時門外抄名入豈要尋常來往人渡孟津云天從
西北神州去水自東南大韓來過百牢關云馬頭尙挂秦時月牛後曾通蜀
國山又五言云嶺色橫天碧河身接海黃春光辭古道岳色覆行人又題楊
妃春睡圖云玉人午倦背花眠鬆盡雲鬢墮鬢蟬侍女也知春夢好不教鸚
鵡近窗前名句絡繹不勝枚舉年二十六始適前兩廣江總督張人駿之子
仲仁(名志譚)爲繼室結褵後伉儷甚相得閨中唱和無虛夕蓋仲仁亦雅
擅詩詞也是年仲仁入都應京兆試郵寄闈中作歸倩新夫人爲之取決女
閱之寄詩其外子有龍門定識君當躍此日猶須點額還之句榜發果下第
及癸卯仲仁又應試女覽闈作復寄詩云爲燒絳燭深更坐好待泥金帖子
來仲仁果高捷南宮仲仁喜甚卽著詩寄內有菱鏡照時花及第玉釵橫處

尺量才之句可謂閨房佳話矣。及袁帝制自爲女，遂以未來之長公主自命。戲謂仲仁曰：若將爲候補駙馬，公正所謂妻榮夫貴也。仲仁笑領之。

袁氏內眷平時驕奢侈，佚已達極度。飲食服御，在在務求精美。雖千金購一物，百金供一餐，亦所弗恤。袁氏亦決不過問。卽知之，從弗責其太奢。然其中持躬節儉，嘗以忠言諫勸者，厥惟其次女淑順。淑順爲袁之三妾所出，性頗貞潔，衣履樸素，絕無嗜好。而事事能識大體，及長適貴州巡撫沈□□（忘其名）之子，爲室逾年，孀患瘵疾，歿。淑順遂賦寡鵠，以不慣居孀家，故乃歸寧母家。初猶年餘一返省，翁姑繼卽長此不歸矣。先是淑順在室時，袁氏家政悉女爲之主持，部署一切，井井有條。卽出納之資，其大權皆畀諸女手。酌盈劑虛，調度有方，決無度支竭蹶之虞。以故于夫人甚嘉賞之。及于歸，沈氏袁氏內部財政紛如亂絲，無從着手。整頓于夫人頓失左右手，會淑順旣孀，于乃與女商，使其常居母家，爲已指臂。助女恐其翁姑弗許，于夫人要於袁

函致沈某。沈竟首肯。女遂得依父母以終焉。女居恆不與男子通款洽。卽其弟昆與僕從亦不輕易共語。毀容弗事妝飾。雖二十許人望之。若老嫗也。遇事能持正。卽父母有奢侈過當處。能侃侃而進。忠告不聽。則繼之以泣。袁氏常以女汲黯呼之。時袁之姬妾綦多。競爭豔妝。各出心思。以求勝淑順。大不謂然。請於袁。謂若輩逐逐羣雌。飽食終日。無所事事。難保無非禮之舉。動當有以預防之。袁以耳目弗能周詳。是慮女力任其可。願負監察之責。諸妾啣之甚。於是私相計議。共謀抵制之策。顧淑順無瑕疵之可指。衆又欽佩無藝。遂變妬忌而爲畏敬。凜凜然有戒心矣。適洪姨有婢女曰荷香者。潛與某僕私。且有娠矣。淑順微窺其祕。密告諸洪姨。請婢僕並逐之。洪姨意存左袒。力言婢素守禮義。藩籬不致有蕩檢踰閑事。女知洪姨爲婢諱。弗與較。轉白之于夫人。于夫人亟解之曰。茲事甚微細。無論其無確鑿之佐證也。卽有之亦不足爲異。淑順艷然曰。婢僕苟合原無關於大體。然特恐此端一開。彼同儕

咸起而效尤之。兒竊慮吾袁氏通德之門，變爲藏垢納污之所矣。不甯惟是彼淫人者必挾一貪得無厭之心，渠今日私一婢，他日希望必更於婢之上，而求達目的萬一僥倖嘗試爲問，若輩果能堅貞不爲所動乎？縱使無中，籌之醜然，留此狡僕淫婢，殊足爲全體名譽之玷。設爲外人知者，又安知不飛短流長，任情污蔑哉！兒卽小見大，不得不嚴懲此二人，以儆其餘。此舉兒勢在必行，于夫人弗能辯命之全權，行事淑順，乃使人縛僕至數，其罪而鞭之，已而逐之，出更招荷香之母至，囑之領女返。俟分娩後，另行擇配他人。一時袁之諸妾咸稱女器，置得當焉。又袁氏爲民國元首時，凡妻妾子女各有月薪，以淑順紀綱家事於應給之常薪外，更增百圓以酬其勞。女卽以此金賞給婢女僕婦中之勤勞謹飭者。府中度支，袁定有條例，每日不得過五百元。女毅然獨攬其議，謂逐日雜費，何需此多金？乃爲之立預算表，撙節而減省之。縮短至三百元，且因應綽有餘裕，決無不足之虞。袁極嘉其能，比袁帝制

自爲女力勸乃父所言能持大體袁以民意趨向君主爲辭淑順曰兒逆料民意未必如此是必爲金錢與勢力所歆動而脅迫耳兒別無他慮恐二三僉壬宵小妄存攀龍附鳳思想以爲他日子孫富且貴地故百出詭詞以朦混父也願兒係女流罔知國家大計茲事父其三思之袁謂其語有至理雖未能採用然頗憚其戇直每屆女言及茲事輒以他語亂之又陰囑諸妾凡關於帝制問題事無鉅細不令聞知女亦明知其意旨因不與乃父面及聞袁改元洪憲女告于夫人曰兒將歸沈氏去矣（光復後沈已挈眷返湖南原籍）于夫人力挽之不可曰兒報父之心盡矣因毅然束裝首途乘京漢車南下途次漢皋猝膺重疾假逆旅以安被襪其僕從爲之延醫診疾卒無效逕歿於歆生路福昌旅社僕急電京袁頗傷感乃使其三子克良赴漢爲女治喪更盤樞至湘與沈子合葬焉

袁氏第三女名淑婉者葉氏所出也美姿容風致絕世當時有安琪兒之稱

實爲姊妹中之翹楚。顧其風流自賞，不拘小節，喜於女界交際。社會上嶄然露其頭角，如沈佩珍、朱三小姐，皆彼閨中良好伴侶，而劇社、餐館、游戲場等處，恆有其足迹焉。其母葉氏，以彼過肆放誕，曾嚴詞禁阻之。淑婉亦弗聽也。年十六，有某官倩，襲修議婚。然彼自視過高，目無餘子，謂當世富家兒，實不足耦。已輒向其母力梗其議，以故及笄後，尙未字。人會葉氏屆四十初度，故例袁氏姬妾，凡值壽辰，袁及于夫人各給二百金爲慶祝儀。更設家讌，以餉之。而姊妹行（指衆姬妾而言）亦各致餽贈，有差大率視平昔之感情如何。定贈禮之多寡耳。淑婉以母氏伺袁多年，且所生子女較他妾爲夥，茲值誕辰，當踵事增華，以博乃母歡心。於是自出資一千金，助葉氏筵資，遂大開盛饌，招集一般女友齊來祝壽。又要沈女士延蜀中某名士撰一壽序，乞前清殿撰夏同龢書寫，以增光彩。聞兩項筆資約費五百餘金，皆淑婉自解己囊也。于夫人大不謂然，以爲吾家一姬人做壽，竟如此輝煌，未免越分。因白諸

袁令其禁止。袁以寵愛葉氏故，乃婉言拒之于夫人。忿怒已極，乘其賓客在堂時，喝令侍從摘取壽屏，下將投之火。葉氏素純謹，弗敢與辯。第悔恨而已。不料淑婉挺身而出，與于夫人大開談判。謂此項壽文乃他人所公送者，嫡母苟不以為違，盡向製文者興問罪之師，胡必與吾母爲此不情之舉？于夫人怒其語言強硬，擬執淑婉。按照家法處置。淑婉不服，嗷嗷據理爭執。辯論移時，嗣經座客爲之調解，始幸免冲突。淑婉卽悻悻自去。諸女賓亦不歡而散。于夫人積忿無可發洩，乃遷怒於袁，謂其縱妾女忤己，致夫婦間又生勃谿。葉氏服禮認過，事遂寢。

袁氏四女，淑貞第四，妾所出也。爲人厚重不佻，且於德容言工，四大端無或缺一。袁氏甚溺愛之，謂此女他日必能載福。今而後當爲之善擇嘉偶也。女事事善解人意，且立言最得體。袁氏姬妾中時有勃谿，詬誶之事發生，但得女一言調和其紛，無不立解。以故諸妾咸樂與女近。袁與楊杏城本爲中表。

親會于夫人五十壽辰。楊之夫人挈其子女來祝嘏。一見淑貞，覺其端莊整肅，大加激賞。明日，倩冰人至爲淑貞執柯。蓋楊有一子，年近弱冠也。袁夙知楊子乃灑然一裙屐少年，且卓犖有大志，茲聞欲聘己女爲室，乃以戚誼名義邀楊子飲讌席間，與語楊子應對有方，袁喜退，謂其眷屬曰：「若子真千里駒，足爲吾女匹也。」相攸既定，遂與之聯姻。未幾，袁氏將稱帝，滿擬淑貞以公主禮下嫁楊氏子，不料大寶未登，袁竟溘然長逝。淑貞未克如願，以償是亦極可憐而又極可笑者矣。

閱者諸君亦記憶袁氏爲民國元首後，曾以其愛女與清前帝溥儀聯姻之事乎？蓋此女名淑蘭，乃袁之第六女，亦八姨太葉氏掌珠也。初，淑蘭生時，其兩脚底有紅痣，二袁謂是女必大貴，嗣遇一著名星相家，袁使之爲淑蘭觀相。星者正容謂：「其他日爲帝王妃。」袁以其揄揚過當，一笑置之。迨袁爲民國總統，對於溥儀欲施以實行監督主義，又恐爲輿論所攻擊，於是思得一策。

莫如以女妻之則已與溥儀有翁婿關係卽從而嚴格的監督之他人不得議其後也其以淑蘭偶彼者蓋欲符當日星者之言耳聞訂婚之時淑蘭年甫八齡而嬉慙跳擲不類大家女其婢女嘗戲呼之曰貴人無何袁氏欲爲帝家人又戲謂之曰汝夫爲己退位之皇帝汝父又爲將踐位之皇帝汝實是雙料貴人也其言亦頗滑稽云上述係指與袁之帝制有關係者而言其餘如淑緹、淑瑾、淑珍、淑梅、淑芸、淑玲、淑英等十一人皆爲袁氏諸妾所出以無事實可紀故從略焉綜而計之袁氏妻妾十六人子十五女十四孫七可謂占盡人間多男之福矣昔郭汾陽五男二女俗稱其爲古今不可多得然以之例袁氏恐亦黯然無色蓋欲記洪憲宮闈祕事不得不先敘其家庭歷史故泚筆誌之

第四編 改元前之宮闈祕史

第一節 闈中籌備帝制瑣談

著者曰袁氏稱帝由改元洪憲起以迄取消帝制止其中時期僅八十三日耳此八十三日期間其重重祕幕固已書不勝書矣然千端萬緒棼如亂絲正如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處說起也故吾人不得不分其次序條分縷晰以載之入第見袁氏稱帝後之種種事實足供研究之材料而不知未改元以前其家庭間醞釀慫恿而籌備之者已匪伊朝夕耶是以著者對於未改元時之洪憲宮闈祕史安能留茲缺點而弗述及之也先是楊度等請設籌安會之呈文既上袁氏尙游移未決因退而告諸妻妾且藉以覘若輩向背之意旨時洪姨首先表示贊同曰此舉勢在必行不可坐失是機會也袁氏笑而叩其說洪姨曰論勢與理俱有充分之理由老爺子以前清位極人臣之資格出爲民國之元首而兵力之盛足以慄讐天下疇昔贛甯之役此其明證也老爺子卽繼清而正大位疇敢反抗哉此就勢而言也至以事理論亦頗正當前者隆裕后使清帝推讓政權畀老爺子組織共和政

府今維持已三年矣。我國民以民主不適用於今茲時代，要求改變政體。老爺子果俯順輿情，實行君主立憲，揆諸事理，殊與隆裕后當日畀權與老爺子之初衷亦弗爲忤。老爺子又何必瞻前慮後而不爲乎袁氏味其言有至理。因答之曰：容再徐圖之。數日迄未提及茲事。時袁克定心頗焦灼，急盼乃父准楊度等所請，蓋楊度等之請設籌安會研究國體問題者，實克定之原動力也。欲催促袁氏又恐爲其申斥，知洪姨夙爲乃父所寵愛，且有進言之能力，於是要求洪姨爲己助。洪姨逆料其久挾青宮太子之希望，故固不可克定，急以言餽之曰：他日我得志，當以母后事姨也。洪姨遜謝曰：妾何人，斯獲爲君家一姬人，已屬如天福，敢冀非分想哉？公子是言，殊折煞妾之壽數矣。克定曰：姨慮吾他日食前言乎？果爾，吾今日卽呼姨爲母，以堅姨信可乎？乃不俟其許可，卽執子禮甚恭。洪姨大喜過望，雖再四謙讓而竟允諾之。然素知袁之性質不易與，設直接以此事堅請轉足啓其疑團，計不如用旁敲。

側擊之法。或可易生効力。每屆袁退休。或歸寢時。必與之絮絮談漢高祖趙匡胤朱元璋往事。且曰。彼三人者。除趙太祖稍有尺寸憑藉外。其餘皆以匹夫而踐天子之位。彼亦猶人耳。胡老爺子竟不彼三人若乎。袁意爲之動曰。吾非不欲也。實時機尙未至耳。洪姨曰。老爺子年近六十。然則將何所待耶。袁默然。洪姨又密囑諸妾及婢女僕婦羣。以萬歲爺呼袁。袁初猶不應。旣久。則亦居之弗疑矣。

相傳。慫恿袁氏爲帝者。以袁乃寬之功最鉅。先是袁雖爲河南人。與項城却同姓。不宗然。乃寬則在在諂事袁。務博其歡心。而始止項城以其對於己承順恭謹。心頗喜之。嘗招入府中與語。因詢及乃寬之先世籍貫。里居職業。甚詳。乃寬固工於詞令。應對不卽不離。而詞旨間隱露與項城確係遠宗之支脈。項城曰。吾袁氏族極繁。大人口亦衆。或者爲共始祖之遠支。亦未可料。且繙遍百家姓一書。一筆寫不出兩袁字。今而後吾卽承認汝爲同宗也。乃寬

喜極欲狂。敍其班次。乃寬爲袁之族姪。由是乃寬凡對人言。輒以宗叔呼袁矣。挾其同宗名義。遂出入府中。無忌卽袁氏妻妾輩。亦弗迴避。乃寬有子曰瑛。字不同。平昔極有夙骨。心頗鄙阿。父行爲聞袁氏稱帝。謂其破壞共和之罪人。久欲得而甘心。恨無隙可乘耳。比聞乃父與袁聯宗。遂請於乃寬以爲父。旣忝屬天潢。貴胄之親兒。亦思入覲天顏也。乃寬許之一日。因有要公見袁面。陳乃挾不同往所議。旣畢。命不同趨叩袁。且呼之爲族祖。袁覩不同氣宇不凡。大加激賞。賜賚品物多具。已而令乃寬挈之。謁見其妻妾。不同執禮極純謹。以族祖母及族庶祖母稱之。由此數往來於宮闈間。冀乘間施袁氏以慘酷之手段。顧袁氏戒備綦嚴。出入均有侍從護衛。而卒無可下手。不同遂幡然改計。潛挾偉大之炸彈多枚。入埋於新華宮中。俾一朝爆裂。使袁氏一門同爲灰燼。他人固不知卽其父。乃寬亦未由窺其底蘊。不料袁氏惡運未終。事遂敗露。當時尙不知誰實爲此者。嗣經多方偵察。始悉乃不同所爲。

時不同已。先期託故遠颺矣。自炸彈案發現後之翌晨袁氏接得郵局自天津賚來一函拆而閱之乃不同來書也。其略云□□國賊聽者吾袁氏（不同自謂）清白家聲烏肯與操莽爲伍。况聯宗乎。余所以覘顏族祖汝者蓋挾有絕大之目的來也。其目的維何。卽意將手刃汝而爲我共和民國一掃陰霾耳。不圖汝防範謹嚴余未克如願。因以炸彈餉汝。亦不料所謀未成。殆亦天助惡奴耶。或者汝罪未滿盈。彼蒼特留汝生存於世間。以待多其罪。予以顯戮乎。是未可料。今吾已脫身遠去。自今而後吾匪惟不認汝爲同宗。卽對於我父吾亦不甘爲其子。汝欲索吾。吾已見機而作。所之地址迄於一定。吾他日歸來行見汝懸首都門。再與汝爲末次之晤面。汝脫戢除野心。取消帝制解職待罪。靜俟國民之裁判。或者念及前功從寬。末滅汝亦得保全。首領二者惟汝自擇之。匆匆留此警告。不盡欲言。袁閱畢怒不可遏。擬究乃寬以教子不嚴罪。嗣經袁之諸妾緩頰始倖而免。蓋乃寬平首最工媚術。恆得

諸妾之歡心。故諸妾不惜出死力爲左袒也。厥從袁偵。知不同素。與乃寬性情不合。此次埋藏炸彈。乃寬實不知情。復言歸於好。乃寬愈以小忠小信。堅袁之信。不數日。又恢復其原有勢力。未幾。竟獲大典籌備處處長一席。足見袁氏之信任深矣。

當大典籌備處設立之前。則又一段祕史在焉。其個中真相。大約非目擊者弗能知也。先是楊度等籌安會開幕後。研究國體決議。請於袁氏實行君主立憲。袁氏逕可其議。其最奇者。改元洪憲。明令來下時。先命設大典籌備處。起初袁氏猶顧忌輿論。攻擊嚴格的守祕密主義。又未敢動用國帑。因以經濟支絀。是慮當有二姨太與三姨太發起。先由家庭間協助巨款。計袁之妻妾十六人。子十五女十四。挨次每人助一萬元。謂之妍股份。凡出資者。俟他日袁氏登極。後各有優先之利益。苑如前清功名執中之官僚。欲以重金得某處優缺。集合刑名錢穀兩幕帳房前稿後稿暨家丁等各助金錢。賄賂當

道。俟到任後。分別股份之多寡。定利權之大小也。名之曰帶肚子。不謂袁氏愛妾亦師其故智也。爾時除于夫人與次子克文及三女淑順。反對外。其餘咸一致贊同。咄嗟間。竟集資四十餘萬元。爲試辦大典籌備處之用。議既決。遂覓一既親信而又可靠之人爲處長。顧一時頗難。當選事爲袁乃寬所聞。欲攫取是職。既得爲帝制功臣之一。又可從中侵蝕巨款。乃輦十萬金爲二姨太與三姨太壽。要其爲己推荐。二姨太三姨太頷之一日。袁又道及茲事。二姨太乘間進言曰。妾意處長一席。非心腹者不辦。妾等物色殆遍。惟有袁乃寬足以勝斯任。蓋彼既係同宗。而辦事復誠篤謹慎也。袁喜曰。微卿言。吾幾忘之矣。因立召乃寬至。告之故。且徵取同意。乃寬滿口承諾。任其後略事。支配則四十餘萬。已經告罄。亟與二姨太商。須覓一大資本家而爲財政上。過注始可取。求不竭。二姨太然其說。囑乃寬借箸代籌之。乃寬曰。非□□□不可。□□□素有大財神徽號。苟以是責畀之。彼則得矣。二姨果以是說請。

於袁。袁亦以爲躓。於是與□□□磋商□□□力任其可願。先以五百萬元資助不足。仍可增益。惟有一事要求。異日袁踐位。當以首揆一席酬庸。爲交換之條件。袁許之。越日□□□卽挾巨款。至僞言係已解囊。實則皆挪自交通銀行也。由是苟有不敷用者。悉向□□□要索。數月間。竟達四千萬有奇。乃寬從而中飽之。爲數亦不貲。有所得。輒分其緒。餘報効二姨。太三姨。太以酬其薦己之功。嗟乎。兩姨之金。取給於袁。乃寬而乃寬之所得。則侵蝕於大典。籌備處籌備處之金。又取給於□□□□□□之金。則又取給於交通銀行。夫以國家有用之資財。供一人籌備帝制之用。而僉王宵小。又於中漁利之。若輩之肉。其足食乎。

第二節 豹房軼聞

袁素有心悸之症。其原因由於操勞過度。當籌安會發生之後。袁每日必召六君子暨十三太保入府提議。帝制問題。甚至自朝迄暮。而無晷刻甯息。以

故常患失眠之症。竟夜而目不交睫。延醫診之。亦未收效果。時高麗姨太乘間獻媚曰。妾在朝鮮時。吾養父以垂老之年。理煩治劇。曾患此症。嗣值一番僧授吾父以治症之法。其法購取明珠良玉碾之成屑。滲和參茸中製爲丸。每屆歸寢。食數枚。積久不特失眠之症可以立愈。且於精神與年齡上獲有莫大之裨益。吾父如其言。果有奇効。陛下曷不防而行之乎。且陛下辛苦數十年。今幸指日間可登大寶。正宜頤養其天年。以享受帝王幸福。若配合此方。既却病又可延年。蓋一舉兩得也。袁韙其說。乃派侍從四出搜羅。肆中珠玉無算。所費亦不貲。如法製藥。食之未及一來。復所患若失。且體質亦非常強健。而久靜思動。於是每夜必御妾。更嫌不足。甚或招二三人侍寢。諸妾愛惜袁之身體。起見拒而不可。袁一再行強迫手段。諸妾弗敢忤其旨。勉從之。袁招良工製一合歡床。長闊約丈餘。錦衾繡褥。窮極華麗。晚餐後指定某某數妾薦枕。然日則坐理萬幾。夜則疲於奔命。未幾精神又茶憊矣。乃多食珠

玉藥品卒無効。於是遂罷長夜之歡，移榻於別室，獨宿。顧又不耐孤另，夜深潛起入妾室，明日受幸之。妾必爲他妾所擲，揄謂其俟夜闌人靜後，招袁來信宿也。厥後習以爲常，亦不之怪。

袁氏好女色，盡人皆知。然其目的所在，則裙下雙鈎是也。蓋袁腦筋極簡單，而於社會上習慣最深。謂婦人女子足以動人憐者，首推纖纖蓮步。若其天足雖具，益代風姿，終不免幾分蠢俗狀。以故袁之諸妃，皆係宵娘、新月、潘妃、蓮花。所謂觀音、大士、赤雙、蚌寶，無其一焉。諸妾中之足極瘦削，而又有稜角者，當以葉氏爲第一。爰葉氏爲揚州人，揚州纏足之式樣，夙稱甲天下。凡他處女子纏足，咸以揚式爲模範。故袁對於葉氏，他無所愛，獨賞鑒其雙翹也。聞葉氏之纖蚌，雖如削筍而行，動時不需人扶掖。腰支嫵娜，本可作掌上舞。益以窄窄蓮鈎，每小步花前月下，偶一搖曳，輒欲乘風飛去。袁絕寵之，相傳袁得葉氏後，曾命諸妾奉葉爲圭臬，刻意束足，使小有不遵者，立逐之。去諸

妾不敢違其旨，勉從之。於是矯揉造作，聞因此致疾者十居五六。由床榻以至室門，亦欲嬌倩人扶，月餘，袁必考驗其成績。脫陽奉陰，違卽以鞭撻從事。可謂頑固極矣。昔人極云：楚王好瘦，腰宮中多餓死。大可以是兩語改易數字贈袁也。當前清厲行新政時，曾有不許纏足之諭，旨諸妾聞是耗竊喜。從此可以脫離苦海，乃請於袁，擬一律放足。袁怒而喑曰：朝廷不許纏足，餘對於後來女子而言，非謂已經纏足者得以自由放佚也。此後凡我諸女，年未滿十齡者，當不使之墮入此旋渦中足矣。爾曹慎勿萌是非分想也。諸妾大失所望，悔恨無已。迨袁欲爲帝楊度等建議，謂陛下他日正位後，事事必反前清故例，袁笑曰：第一吾之后及妃，體質上卽與滿人有特殊之點。楊度等不解，所謂愕然弗能置。答袁曰：愛新覺羅氏奄有天下二百六十餘年，其歷代后妃皆係天足，獨吾之眷屬則異是然。當茲新舊過度時代，欲求一家之中而能一致跚跚蓮步者，則殊難甚。惟吾之嬪妃可當其選耳。楊度等乃交

口頌揚不止。又袁有一性癖。凡府中給役之婢女僕婦。非裙下雙鉤。概不錄用。故此輩供奔走之人。清維及揚州兩處婦女。佔大多數。蓋以是兩處夙以善纏足之名著聞於當世。是以袁樂而用之云。

藏春塢爲清文宗賜嬌之所。相傳文宗性喜漁色。曾羅致民間婦女多人。載入圓明園尋樂。中有翹楚者。四文宗命名曰四春。四春者。卽牡丹春、杏花春、海棠春、楊柳春是也。文宗愛之甚。因闢藏春塢以居之。其風流豔史。載入清祕史中。固已盡人知元矣。當袁氏爲民國元首時。公餘之暇。曾挈其妻妾子女。往圓明園游覽。雖風流天子。與夫豔麗嬌娃。已爲陳死人長眠地下。而平原草木舊迹。未湮。袁氏摩娑憑弔。大有虎賁中郎之感。因謂諸妾曰。彼（指文宗）亦猶人耳。而能享受此無上豔福。吾今者緬懷往事。能毋愧羨乎。時于夫人在側。聞此語。大不謂然。乃以冷語譏之曰。論汝所處之地位。與文宗無甚差別。汝苟豔羨。胡不擇取可人兒。載入藏春塢。以娛暮年乎。袁笑曰。此

帝王驕淫奢侈之行爲。貽天下萬世詬病。吾安能蹈其覆轍。矧今茲時代。與文帝之世不同乎。子休矣。毋以是語餽我。及袁欲帝制。自爲洪姨。潛請於袁。曰。曩者老爺子。不嘗羨文宗藏春塢故事乎。今將酬夙願矣。袁報以謔語。曰。若之記憶力強甚。脫非若言。吾幾忘之。然吾卽欲效文宗所爲。奈環顧諸姬。中疇能及四春之美者。縱使詳加選擇。置之塢內。亦殊覺索然。無謂。或俟吾登極後。物色天下名姬。再實行茲事。亦未爲晚。洪姨笑頷之。越日。忽要袁與己游。圓明園。袁以政務紛紜。堅辭弗去。洪姨大撒嬌癡。固求不已。袁不忍却其意。命駕偕往。至則見其愛姬憶秦樓鳳兒。及其第十五妾出而迎迓。更命輿人。逕馳車入藏春塢。塢中陳設窮極華麗。而婢女僕婦。雁行排立。狀至嚴肅。袁笑向洪姨叩之。故洪姨曰。無他。乃四春接待陛下聖駕也。已而樂聲大作。洪姨扶袁下車。納之登寶座。已卽率憶秦樓等三人。盈盈羅拜階下矣。且曰。妾等自知弗逮四春之顏色。然卽此聊爲陛下博一粲耳。袁始悟掉此玄。

虛皆洪姨惡作劇以博己之歡心也因笑不可仰是夕卽宿於塢中領略溫柔鄉之風味翌晨方挈四姬偕返與楊度等侈談無忌云

袁尤有一種怪癖慣喜白晝官淫每至興致勃勃不拘何時不論何地亦不論何人或屈餐食及會客時苟興之所至卽託故入內室清得覩一婦女卽執之強迫從事以故凡婢女僕婦往往有猝遭其點污清白者不可勝計事後則必多給金錢謂之曰遮羞儀由是其子婦及生女輩咸凜凜有戒心焉乃思得一策凡袁平時經過之地若輩決不敢闌人恐彼飢不擇食受其蹂躪也更於下體著紅褲以示區別卽有時爲其所見知非己之禁臠遂望而却走不敢存染指之心顧婢僕中亦有夙抱堅貞主義當彼突如其來時毅然不許問鼎者則其人縱不致有生命上危險亦將遭其鞭撻立卽逐之去蓋惡其忤己也相傳葉氏曾蓄一美婢袁久涎其顏色一日竟施以強迫手段婢弗允大聲疾呼袁力批其頰而去婢含羞無地遂雉經自盡袁誠家人

勿洩其事。殮而瘞之。郊外僞言侍婢猝膺暴疾。死外間。雖明知其底蘊。然亦莫敢加以訾議。恐其禍及己也。足見袁之勢力大矣。

袁平時最惡人吸食鴉片。自爲民國元首。後因理煩治劇。精神上時有不濟。遂徇其愛妾憶秦樓之請。間與芙蓉城仙子結接吻緣。旣久。則竟不可一日無此君矣。先是憶秦樓本爲西子湖邊一妓女。素有烟霞癖。袁與之結合時。初不知也。比歸袁。始悉其爲黑籍中人。以寵愛故。遂亦聽其所爲。憶秦樓每屈侍寢。則必以鴉片進。要袁略食少許。袁不可繼。以神致恭。憊憶秦樓。因告以鴉片効力。吸之可爲體質上之補助。袁試之。果如所言。由此乃與憶秦樓結一良好伴侶矣。當帝制問題發生也。袁氏與六君子十三太保等人往往俾晝作夜。磋商高茲。事袁見楊度敘話時。汗出漉流。逆料其必爲隱君子。因詰之曰。皙子亦有阿芙蓉癖乎。不然。胡作此委頓狀也。度知不能隱。具實以告。袁曰。吾當餉汝。以陳膏可乎。度獻媚曰。陛下果欽賜阿片。微臣敢不拜嘉哉。

袁亟呼內侍取烟具至度視其裝璜精緻且極珍貴詢曰此卽陛下物乎袁漫應之度遂吞雲吐霧興高彩烈未幾一婢女自內出白諸袁謂十姨命婢子來索烟具脫遲延則癩發矣度始知袁之姬妾中亦有與己賡同調者出謂人曰昨宵承皇上隆恩以皇妃所有之烟具賜我一試呼吸時尙有美人口脂香沁入心脾是亦曠古未有之盛典也或譏其語涉誕妄度則指天誓日以堅人信云

袁於前清督直時曾因辦理要公至熱河勾留月餘公餘之暇不惜出重資賄賂守行宮之管理大臣入宮中參觀更至祕殿一視歡喜佛像所謂歡喜佛像者卽男女祕戲圖是也相傳滿清聖祖暨高宗性極好淫况當承平時代無所事於是選聲徵色恣意淫欲顧意猶未足乃召蒙古活佛摩肖男女縱橫交媾狀計百餘種陳列行宮祕殿內以備皇上臨幸時挾諸嬪妃按圖行樂此類圖像本穢褻不堪言喻其以歡喜佛稱之者蓋美其名以冀遮

掩外間耳目也。聞歡喜佛種類分爲三種。一塑像。二畫像。三繡像。就中以塑像爲最肖。竟體以赤銅爲質。外傳以去毛存鞞之羊皮膚色。皙白與人肌無絲毫異。凡手足肢體悉括以機捩。另有總樞紐藏諸髮際。苟欲覘其戲術。第須以一指納之。則週身皆動。每室必設男女歡喜佛相二。自頂至踵濯濯者一絲不掛。有並立者有偕臥者。若機關發動時。其送迎狀與生人無殊。故聖祖高宗以是像存儲熱河。謂俟異日嗣主大婚前來此展視。以作模範。俾知男女敦倫之道。是真不可理解之惡習矣。當時袁氏展覽既畢。陰與管理大臣某磋商。擬以攝影機一一攝之。攜入京師。永爲闈中寶笈。倘得允諾。願以萬金爲酬。某利其金。逕諾之。誠袁祕密從事。脫爲他人知者。獲咎非淺。袁曰。諾及攝影。迄遂挾之歸。祕不示人。雖于夫人亦弗知知之者。惟其諸妾已耳。迨袁欲帝制。自爲籌備。各事不遺餘力。忽憶及行宮歡喜佛相。擬奪爲己有。以備晚年行樂。因派其心腹數輩。賫手諭赴熱河。勒令管理員獻此諸佛相。

出載之京師。詭言此項穢物足爲前清列祖列宗盛德之累。不如銷燬之。既免中外人士所騰笑。亦且弗留茲孽障。貽害後人。管理員信以爲實。悉數交袁之心。腹用巨木箱裝釘之。由京奉火車轉運入京。謂係府中採辦之什物。沿途無有敢盤詰者。袁闢一密室。置歡喜佛於其中。暇時挈愛妾入室觀覽。且肖其穢狀。謔浪笑傲。靡所不至。諸妾每謂其中有十數形式。爲有生以來見所未見云。亦一秘史也。

第三節 勅封嬪妃之趣談

當洪憲未改元以前。袁欲覘各省軍民兩長之向背。乃先大封五等勳爵。爲收買人心之計。諸妾不知其用意。羣向袁詰其故。袁具告之。洪姨與憶秦櫻性極狡黠。亟僂言曰。老爺子對於各省將軍巡按使。既有特殊之封典。胡忍令我輩向隅。揆諸勢理。似未昭公允。袁曰。若輩職領封圻。且握有重兵。在手雖迭次上書請願。吾究不識其言之真否。故不得予以虛榮。以籠絡之。爾

曹爲吾之家人何必如是急急俟吾登極後自有位置爾曹也諸妾不可謂其厚於外人而薄於眷屬於是相與噪聒不已袁知其不可理喻因戲謂之曰爾曹試各擬議其封號告我吾將一一如議予以勅封可矣憶秦樓首先獨持反對態度亟致詞曰勅封嬪妃係何等重大事體我等婦人女子烏能自議封號且我輩議之雖蒙老爺子如言辦理仍不啻自封之也然試問各將軍巡按使之公侯伯子男榮典果爲老爺子所釐定乎抑亦彼等自行擬就而請賜爵乎如其自行擬議是襲韓信請封假齊王故智而謂若輩敢爲乎吾儕今日之事須乞老爺子頒賜名位方爲正當辦法否則甯甘以媵妾終其身或俟老爺子他日御極時再冊立他妃亦無不可袁笑曰女蘇秦又來引經據典作說客矣初憶秦樓最喜涉獵經史而記憶力甚強所閱書籍能不遺忘又工於詞令袁使之掌管府中內部書札每與袁辯論輒數陳史事爲佐證袁戲呼之爲女蘇秦此次爲封妃事侃侃而談袁受其詰責故又

以是語謔之也。憶秦樓曰：妾今茲據理爭執，非爲妾個人競此虛榮，實爲全體姊妹行正名分耳。老爺子果憐妾等相隨多年，俯如所謂則請恩者，正不獨妾一入已也。袁愛其燦舌如花，亟應之曰：可第封犯之事，有兩種類別，問何謂兩種類別？袁曰：有生子與不生子之分。生子者宜根據母以子貴之條，當封之爲妃；其未生子者，則合居貴人之列。時憶秦樓獨無所出，聞是語，頹然色阻，欲與之爭。然事關個人名位於理未合，且歷代久有成例，更不能憑曰：舌所可發生效力。沈思良久，不禁淚涔涔下。洪姨卽進而爲調人曰：古例不可拘泥也。方今時代較往昔不同，老爺子宜變通辦理。妾意封妃問題，宜以曾隨侍老爺子三年以上者爲鵠。其年份較淺者，則當有等差之別。正不必拘拘於生子不生子間較量之也。袁聆其語，頗近理意，將許可。此際其第十三、十四、十五三妾已各產一子，毅然表示反對曰：吾儕人府雖未滿三年，以上然呱呱在抱者，獨非老爺子一塊肉乎？脫如洪姨建議似於理上說不

過。去。還。請。老。爺。子。三。思。之。洪。姨。惡。其。倔。強。因。力。斥。其。妄。三。妾。出。死。力。與。之。爭。執。兩。方。辯。難。至。一。小。時。之。久。輒。未。得。要。領。其。最。後。結。果。則。仍。從。洪。姨。之。議。袁。除。立。于。夫。人。爲。皇。后。外。其。餘。由。高。麗。姨。太。至。憶。秦。樓。止。共。十。人。俱。冊。封。爲。妃。憶。秦。樓。以。下。均。爲。貴。人。而。名。號。則。各。以。其。母。家。姓。氏。爲。標。準。例。如。高。麗。姨。太。則。稱。之。曰。閔。妃。小。白。菜。則。稱。之。曰。黃。妃。餘。悉。由。此。類。推。凡。苦。是。俟。一。經。身。居。大。寶。卽。頌。賜。正。式。封。冊。議。旣。定。諸。妃。欣。然。而。退。當。袁。挽。議。諸。妃。名。稱。時。閔。妃。兩。字。頓。觸。在。朝。鮮。往。事。回。憶。當。年。與。閔。妃。何。等。親。愛。曾。幾。何。時。已。將。貴。爲。天。子。而。彼。閔。妃。者。自。甲。午。一。役。後。已。爲。陳。死。人。長。眠。地。下。由。今。思。昔。不。覺。潛。然。淚。下。嗟。乎。若。袁。氏。者。可。謂。多。情。種。子。信。不。誣。也。

第四節 內監與女官及諸妃爭執之交涉

小。德。張。者。清。室。內。監。之。一。份。子。也。當。供。奉。清。宮。時。其。權。力。雖。不。及。崔。李。兩。總。督。然。亦。深。得。西。后。之。信。任。自。西。后。升。遐。後。小。德。張。仍。給。役。於。宮。中。隆。裕。后。遠。

鑿歷代閹宦之弄權近證那拉氏寵倖李蓮英之失德因對於若輩從不假以詞色亦僅使之備驅遣供奔走而已以故小德張數年來頗鬱鬱不得志泊乎革命軍興清帝退位隆裕后曾放逐若輩出宮別謀生計惟小德張則眷戀故主深恩不忍遽去遂請於隆裕后願效涓埃之報隆裕后憫其詞旨懇摯乃許之顧宮中大非疇昔之華臚每歲所人除應得之薪資外決無絲毫外款坐是之故手頭日漸窘迫焉聞袁氏欲爲帝意必召集內監不如先事運動以已老供奉資格若得入事新朝則總管一席當可如操左券於是卑禮厚幣往謁三朝元老某鉅公要求爲己先容某鉅公不忍過事峻拒諾之越日入府見袁面陳要公時袁正與諸嬪妃共坐一室午餐聞某鉅公至亟召之入蓋某鉅公與袁爲總角交其家人婦子向不迴避故也某鉅公乘間白小德張事袁笑而謝之曰寺人爲禍史不絕書久已垂爲炯戒吾今方且事事矯正清室之失豈宦官一事吾獨蹈其覆轍乎且小德張勢力雖不

及李蓮英偉大然吾聞其當清廷末葉時代亦曾招權納賄特以其嚴守秘密主義故外間卒不之知惟吾能偵察其底蘊耳且吾意與其使用宮監不如改用女官原女官蟄居宮中其智識較短絕對無干預政治上之行動吾異日苟得倖膺天命女官之設在所必行至於內監則吾不敢聞命也時袁之諸妾在側聞是語頗不以爲然蓋以袁夙爲色界之野心家恐一旦設有女官袁必覬覦其姿首較佳者存問鼎染指之心他日宮庭中隱患較閹宦專權之害尤大也於是羣起而力梗其議袁怒曰茲事實於國家體制上有莫大關係豈汝輩婦人女子所得而干預之且吾之權力既能奄有天下甯區區女官獨不能自由改設乎諸妾堅執弗可幾與袁大起衝突某鉅公出爲魯仲連排解於兩方面之間頗費唇舌其排解之法略謂使用內監與女官兩問題今姑從緩容俟斟酌妥善再行取決然鄙意無論用內監女官總宜有嚴格的限制始可然執兩者平心衡之女官似較優於內監也諸妾疑

某鉅公語涉左袒。於是冷語譏嘲。謂國務卿不應干涉袁氏家事。某鉅公知其不可以理喻。亟興辭而出。嗣諸妾卒從袁命。以女官代內監。更多方物。色相當人材。以承斯乏云。

有安女士者。曾爲京師某女學校之校長。徐娘雖老而丰致。猶佳。慣喜於女界交際。社會上嶄然露其頭角。且態度雍容。言詞和霽。與人語先默。揣人之心。理而後發言。以故每有建白。輒得大多數之贊同。京師都人士咸贈以雅號。曰安琪兒。蓋以其顏色冠絕同儕也。安女士自言幼時曾遍遊歐美各國。於新智識上。當有經驗。惜中國女權尙在萌芽時代。已無所發展。故暫居校長一席。以韜光斂彩。待他日女權發達。將於政治舞臺上佔一重要位置。都人士聆其偉論。咸許爲當今女志士及偵察其行事又多與平素高自期許者大相懸殊。彼蓋本無一定宗旨。大率以誰方面勢力優勝。定己之從。違當共和成立時。女士則高談革命利益。燦舌如花。津津有味。如自由平權諸名。

詞不絕於口。迨袁欲帝制。自爲彼。又首先倡言。今茲中國。非仍實行君主立憲。不可。或輒笑其趨向不一。因詰質之。女士曰。大凡吾人生於新舊過渡時代。萬不能與世界潮流倒行逆施。吾之有時贊成民主。有時主張君主。蓋有特別之眼光。與毅力觀察而決斷之。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是也。或不能辯難而退。比聞袁氏擬於宮中執役者。改用女官。女士色然喜曰。吾之時機至矣。乃以女校長名義。請謁袁氏。意將效毛遂之自薦。而攫取女官長一席也。袁以公務冗煩。無暇接見。遂使其諸妾招待之。旣見女士。則於請安跪拜諸禮節。無或缺一。而狀極足恭。諸妾叩其來意。女士據實以告。諸妾曰。茲事吾儕未便自主。須陳請老爺子決斷之。但得彼曰諾也。則事諧矣。女士曰。能必其允許否乎。諸妾曰。是未敢必。吾儕姑爲子進言可也。女士再三叮囑而去。越日。又來諸妾告之曰。昨已以尊意代達老爺子矣。彼擬召女士接談。後方可酌奪施行。今幸女士蒞止。吾儕當爲介紹人。第煩稍須時刻耳。女士喜甚。

候至晚餐後袁始入室休憩諸妾卽挈女士晉謁袁氏袁覘女士態度詞氣俱雍容大雅女官長一職差堪當選及一轉念又恐其受南方革黨賄囑藉此進身將施己以暗殺手段思及此於是又慄慄有戒心焉因未置可否卽揮令女士退女士默察袁之狀態似不嫌於己者因亟籌乘間梯榮之策適各省民意代表團晉京上書請願女士遂揣摩風氣召集京津女學校全體學生聯名呈勸進表而以己名首列袁覽表訖笑曰安女士頗識大體吾甚激賞之今而後當以待從女官長一席畀彼也越日果踐其言而安女士興高彩烈公然以女官長資格出入宮庭無禁矣事袁氏諸妃進退稱旨且尤工媚術故諸妃對待女士宛如家人婦子云

第五節 陸建章絕世奇聞之奏摺

陸建章者爲袁當日小站練兵時之舊部也爲人極工心計尤善揣摩人之意旨隨袁多年悉受其信任而弗衰然箇中黑幕尤有特別之奧援在焉相

傳陸之寵妾湘雲本爲越西勾闌中人物與袁氏第十妾憶秦樓爲姊妹行當袁爲民國元首時陸猶居閒曹地位頗鬱鬱不適志因與湘雲密商使之入京請託阿姊憶秦樓爲己要於袁畀一重要位置湘雲允之卽日首途未及月餘陸居然攫取陝西將軍一席矣先是憶秦樓受妹運動乃向袁白其事袁初擬予以師長或各部次長之職憶秦樓不可曰彼人目的蓋在職領封圻也袁笑曰朗齋（卽陸之字）資格與威望實不稱是職吾脫破格用之其如輿論何憶秦樓不能強辯第以冷語譏袁曰吾枉爲堂堂民國元首之愛姬而勢力弗能庇一妹恥孰甚又何貴焉此虛榮爲也袁憫其詞旨懇摯遂允所請適陝軍長因故開缺袁卽以陸承斯乏陸感憶秦樓次骨聞其最嗜阿芙蓉膏每月必以大宗烟土報效雖京師厲行烟禁無處購買而憶秦樓之所需不虞或乏皆陸之餽進也迨袁氏籌備帝制陸首先單獨上表稱臣勸進更倩祕書爲湘雲擬一進呈憶秦樓稿件頌揚其不日將進位爲妃

之。榮。幸。篇。中。措。詞。有。皇。姊。臣。妹。之。稱。謂。是。真。巨。古。未。有。之。奇。聞。也。奏。稿。之。外。又。貢。獻。珠。寶。鑽。翠。等。物。無。算。以。備。袁。氏。登。極。後。宮。中。后。妃。爲。裝。飾。品。上。之。用。憶。秦。樓。得。此。項。物。品。祕。而。弗。宣。悉。數。吞。沒。爲。己。有。計。其。價。值。約。在。十。萬。金。以。上。故。袁。氏。死。後。諸。妃。中。私。囊。富。有。當。以。憶。秦。樓。首。屈。一。指。云。

洪憲宮闈祕史

上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4810B

